



御待制文集卷之八

謚議

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

徐鳳謚文莊

訓導江浦郁珮校正

儒者事業蘊之則為德行發之則為政蹟錄章此其  
 服罷於家庭詩禮之訓而漸濡於師友源流之正者  
 有自來矣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寺御史徐鳳踐歷  
 中丹垂三十年純白一節終始不渝方待制集賢奉  
 檄遼東賑災備患克盡乃心同知河南以誠率下吏  
 罷民懷興學治田勞効尤著為郎右曹治書憲府府  
 綸庶政執持風紀寬而不弛密而不苛退讓自將曾  
 無矜耀本諸所學有光先美大用未究論者惜焉易  
 名寃謚名合禮經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執德不

孫曰 莊請謚曰文莊

孔忽兒台謚忠

肅

大印未究

蘭文同睦則芳馨失所忠邪並列則讜正靡安蓋觀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知陽明陰濁消長之候羣齊既力孤立易搖此所以姬旦近親屈平貴族猶不為流言讒口之所容者也故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孔忽兒台早食世德親結聖書主知始萬真於省闈遂典司於歲鑰固已屢禪建論深究利源由憲府以延登為元容而增重持侍御史之節則風采凝嚴進中執法之職則紀綱肅穆而屬沛省構隙海漕飛章密被選掄首當訛鞠諱所逮及聽必簡孚求情於隱微之中論獻於法意之外具獄

既至罪狀悉明雖顯禁禁樹遠投四裔而人自不寃以至雲南伐叛之日險受楚楚楚之難奉辭問罪議法用權於時上上之遙始服祥刑之正及于晉司丞聽聽參議機機方妙幹於化鈞也潘潘於政柄譬之威鳳鳳在赫赫嘉嘉懷增增赫赫山山羽羽根根交交聖聖雖雖名假假寵寵以補補實實乃棄棄賢賢而遂遂姦姦公則辭謝登途懇誠戀

關治

文先之士

宸衷之睿悟後恩賚以追頌無何中路竟飛神州墜斷秋心雲橫恨流水含悽故識者莫不驚嗟而檢人自謂細心計不知漢廷聖重由汲黯之居中唐室謀輕以真卿之出使蓋公之血誠知有君心而不知有讒臣知有國是而不知有頑忌寒寒

之節，諤諤之忠，可以振爾精神，可以修爾士俊，春風和氣，小周流於秋霜烈日之中，全德歸君，公則矣。讓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執心火斷曰肅，肅謚曰忠肅。古者詩書禮樂謀帥以智為先，而勇次之，粵共世祖皇帝開疆拓境，服叛夷凶，一時選用文武之士，隨才受任，各即有功，是皆不世出之臣。卓然能以勲業自致者也。故廣東道宣慰使郭昂始以布衣納策，參贊軍幕，從死數年，卒能以智謀勇功翼成渡江之績，衣撫廣南，招懷洞獫，先聲所至，莫不震驚觀其橫。梨賦：下馬草檄沈機，淑識槩陳仁威。雖古良將復出未，敢多讓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致果殺敵曰

毅宜謚曰文毅

忻都謚孝恭

以孝移忠者人子之大，許執事有恪者人日之至，誠此歧屢險艱而不怠於將母，出入中外而不懈於事君，生有餘榮，沒有餘惠者也。故宣政使兼資國院使忻都少稱驍勇，長益敏明，懷策奉朝，奉身委質，念慈親之待養，則行挽安輿屬，明主之需賢，而進當迪簡，以至討叛西域，獻俘大廷，多出奇謀，以裨成美，凱還萬里，痛隔終天，負土為墳，揮涕如兩泊從。

二聖於巡幸親見萬方之樂，推聞忠黨之言，則協誠獻可，嫉若邪之黨，則顯論指陳，雖宣政資國，漸陟崇

班而孫論輔相實觀來効蓋以揚名之志形為載德  
之容合是易名庶幾無忝謹按謚法志不忘親曰孝  
愛人長悌曰恭請謚曰孝恭

### 李侗謚章肅

德深者其術必滋勞大者其發益遠迺  
聖主肇開於洪業而仁人自獻其良謀克有國功以  
傳世胄故集賢侍讀學士李侗由其父祖疊建勳庸  
遂從四蜀之元首佐中軍之畫蓋義理融貫則謀略  
沉深識見敏明則樞機慎密以才有致隨試有稱於  
是筮仕省曹陞華泉府果奮擊姦之勇以為靖亂之  
先瀛館延登方求賢而報  
國臨江出牧知共理以綏民雖謫言之如焚沆善政

之不泯以至劍泉移守湖漕轉輸郡治以早監笑以  
正所謂有儒術之緣飾無吏事之煩舒者也晚還  
朝廷嘗為壽俊以言語議論為黼黻采章載觀書畫  
之流傳猶起縉紳之潤也然而薦於經志故佞者不  
容強於執心故直者不悅嗟蓋信而論定宜節惠以  
飾然謹按謚法敬慎高朗曰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  
曰章肅

### 鄭阿兒思蘭謚敬愍

蛇虺肆毒則不擇類而傷隄邪醜正則不越門而袖  
以為故家令族之所在是乃直言議論之攸宗其好  
合近乎黨同其禍非佞乎立異壹加文致遂傳刑誅  
思昔至大之間實啓姦臣之釁雖任情淫殺濫及無

率然稔惡自夷不俟旋踵日其誣讒之跡知其猜忌  
之心公論尚得而貸之乎故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  
阿兒思蘭等從再世歷事

累朝唯殫盡瘁之忠以服貽謀之永履嚴嚴爵而禁  
旅無譁祖笏重光而師干不試自倚源遠於

聖代寧能屈折於權門遂使萋斐為文織羅成獄上  
刑而伏斧鑕惜孰加焉盡室而伴囚李忍乃至此事

實關於

國體恨空結於人心悵魂魄其何之痛祿胤之未三

或者謂李陵三世嘗多殺卒之仇故子美衆賢盡坐  
祠神之罪是則諉之家猶誰將服此官刑所賴

仁后御天至論來錄

綸恩昭雪發宿奸於俄頃還舊物於散亡可以疏渝

沉寃可以挽回九氣然而節惠之典雖後十年垂世

之名已登信史則夫忠賢之藹者其於彰往勸來豈不厚

國家所以閔恤

哉謹按謚法夙夜就事曰敬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

敬愍

嚴度謚真憲

故國之有世家猶深林之有喬木其對培之厚則積

久而愈茂其蔭藉之廣則無大而不容是生彛彛之

才實負于雲之氣為清廟之栒業為明堂之棟梁隨

所用之無不得也故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嚴度

生長勳闕被服文儒昔武惠之建行臺為

國家而保東魚日知手足之捍頭目勞佚之均感休方  
大舉平南而歸子于後渡江命諛持口語以代干  
艾喻險遭兵工以頸血而膏原野及平四方底定諸  
將論功首錄以林之孤亦試海沂之守荐由郡貳專  
領藩方治多以教條憂每先於民度於是垂聲朝  
右舉最臺端細明世德之作求則官箴之式正洋刑按  
部節鉞屢更下閩調元疑丞載殘知明體而適用不  
吐剛而茹柔一以謂直養以全剛靜修以致遠則西平  
之有子鄭公之有孫庶其似之禮重易名士當論世  
考之國典職一仕司存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文武  
可法曰憲請謚曰貞憲而後入其類也

王晦謚文靖

王晦謚文靖

作室之材求之鄰林成器之金出於麗水故人才之  
萃聚必以其地而見之奮發亦其時迺若東原實  
聖全魯方至元之極感羣英入以偕并由上有作人  
君則不多自對之士然而衆君子維持之不足一小  
人猜阻之有餘與言及茲良可重慨故廣平路松管  
王晦奮由孫子秀出輩倫拔於其鄉遂陟東曹之掾  
少展其用已動當軸之知佐畫禮闈乘駟憲府儀文  
序正章疏指陳皆能煥發儒猷乎合朝論視韓盧張  
崔之傳吳限今古在李孟闡徐之列孰敢後先會舉  
平南之師妙選贊壽之彥屈居郎署參掌兵機幕府  
上功賞無虛級轅門納策出即良謀振義旅於潭湘

脫生民於孳戮 蓋仁言之一發果天意之潛回及乎  
保牧藩州宣威 帥閩疲精於南浮北走成治於近說  
遠來撫寔庫之 發踰則負墨者惡其官已發寔庫之  
儲時則尸素者 疾其傑名雖地官稍示內遷而親爇  
尋已外徙迹其 詭計實昧初心甫還太守之符端易  
大夫之簣謂公 論為不足恃則英才美德實斯世之  
采章謂名器可 以力求則高爵厚祿皆吾身之機穽  
淹回於三品之 秩驅馳於一紀之間昔之摧沮者未  
必獨存而今之 張慕者適以增歎於焉定謚雖曰計  
資持是易名猶 為勞實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仕  
不驟進曰靖請 謚曰文靖又不知其和與哉東晉  
李譯謚 端憲如器之金山外縣水姑入木之

兄弟同世固本天常師友一門實備家訓乃若吳郡  
陸眉山三蘇並擅美于時流芳于後維有是父則  
有是子不知其弟曷知其兄昔文正起家伯季競秀  
如墳簫迭奏如華萼交輝至今流風善政之存嘏其  
斯文後死之歎故廬州路拯管李諤以知見為學以  
篤實為行出使而見金已明韓受之義贊籌而論譏  
遂成簡闕之孚洎參宥府密謀深惜  
國家大體謂徵兵萬里今或無名然越釁一言後必  
多事識者服其所見之遠而知其所至之宏于後憲  
節五更守麾再易彈擊不遺於摧倖攘除必盡於根  
株民懷去思吏仰成式蓋其以理義為悅心之味以  
恪恭為立治之符載歌常揀之詩宜配甘棠之諫若



其資秩微之誌辭誅行易名抑以勸善謹按謚法守禮執義曰端行善可記曰憲請謚曰端憲

陳思濟謚文肅

開一代之人文必有一代之制作非智足以騰蹕今古勇足以排拒姦邪仁是以稱是理之公義是以行是理之正則知管仲之計利或不知郊子之官名知黃霸之理民或不知張湯之律議維有體而有用矣柔而知剛故能布令頒條立經陳紀卓然聳吾元之德於盛漢之表而燁然熙吾元之績於黃虞之間也然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陳思濟從

世祖於潛審觀

飛龍之昌運于時海寓未壹川陝維雄擇遣殿西服掾曹載筆幕府上功觀其策略之多材猷之是倚輟從外屏入佐中書凡諸憲度之恢張命令之出納必上稽經詛而下適人情謂臺察為風紀之司所以維持乎國是忠良為生民之元氣所以固護乎朝綱至今令式之昭垂猶覺樞機之周密方其權茲柄政虎焰熏天首以制用立司旋以尚書建省屬拜御史遂率同寮伏陳舉劾之章顯在滌縲之罪以對辯為失體以盡言為納誠夫何大器難容一麾竟出由州符而分漕節換帥鉞而乘廉車驅馳于楚越之郊出入于仁吳之會視法令若家庭之教詔知租絲係田野之慘舒勸分以卸灾借輸以代賦不

赫赫取譽不察察為明里多受塵之氓部有解印之  
吏甫徙簪於沐省已遂掩於泉扃蓋其所學本自碩  
大光明故其所志無欲脩齊平治雖早收朝蹟卒老  
宦塗不能還坐廊廟以究其蘊蓋之宏而制為章程  
以貽厥謀謨之永則四方維則萬世維行其短其長  
孰得孰失可以較然而無惑矣施於有事不若著見  
於文顯於一時不若彰灼於後謹按謚法修治班制  
日文好德不急曰肅請謚曰文肅

孟淳謚康靖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  
之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  
五馬車朱幡皂蓋行省風俗或終世不遷其官或三

年輒易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

國制大郡為府府有總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  
牧師帥之責萃于其身矣故常州路總管孟淳未及  
弱齡襲其父爵以二品之秩佩七節之符計其所蒞  
若太平之控扼大江發慶之依阻豈取險信微之介居  
闕楚隨俗為治不猛不寬推其仁愛惠利之心以成  
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以柔去其太甚則  
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夫紀載之歌頌之  
尹而祝之將直偃美於桐鄉之朱邑石室之高朕雖  
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憚哉矧世祖武揚于異代  
茲服官箴光昭前聞計資定謚厥有彝典謹按謚法  
保民迪吉曰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康靖

李榮謚成肅

古之善治審其所尚或好仁而好義或用吏而用儒  
所尚既定則因之濟時而利物裕德而顯功其所成  
就猶一道也故湖廣等處行中書有參知政事李榮  
以刀筆筐篋之餘為經濟彌綸之蘊屢當任使已見  
器能即尚右而轉東曹遂參陪於  
國論自度皮而領憲部尤慎守於邦條觀其大節之  
建明知其忠誠之發越泊持印鉞出鎮藩方屬遭叛  
逆之擾邊能使黔黎之按堵以至力陳買馬之害備  
殫饋餉之勞禁暴戢貪拯災捍患其計慮之定智略  
之宏則經術為之本根義理為之涵蓄故祥刑出節  
參預借籌方企想其還朝忽舍必而入地考其初試

迄于有成以一心之公為衆善之長如伯禹之治水  
行其無事如孫子之制兵用之若神不有易名何以  
示勸謹按謚法德見於行曰成執心決斷曰肅請謚  
曰成肅

張士觀文憲

唐制學士瀟然以  
太史制褒貶俱歸清切之選是為  
獻納之目迨于  
聖朝悉歸詞掖故文章優贍則足以敷達  
皇明筆削森嚴則足以恢張  
國是但稽官簿豈限年資所以秉天下之豪英而為  
儒者之幸遇也故翰林學士丞官張士觀篤學成志  
能賦蜚聲不眩飾材葩華自殫窮其根彙于時譽多

君子道際明時去館編摩出三長於初試薇垣供奉  
成九制於一揮方騰序進之章乃堅補外之請終更  
郡貳造泮奉常屬圖仁於舊人俾參柔於故步竟由  
論議歷踐清華蓋一品崇班至若循皆而拾級乃  
四朝寶錄率嘗約倒以推凡載窺簡汗之光猶覺管  
彤之煒然則言精而事棘誠立而辭脩非其德盛仁  
熟曷濟臻茲謹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誠以致志曰  
懿請謚曰文懿

伯都謚元獻

成周盛時官人以世而毛原尹單之族亦皆懋德懋  
功以能承上休罷其植本之固其流澤之滋視夫繼  
榮於一身而子孫不旋踵景滅響絕無可復考則哉

者培之傾者覆之豈不繫乎之哉故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御史大夫伯都早以世胄入官而秉德端懿空  
心靖淵文采彬蔚克濟前美屢更憲節再鎮藩垣以  
寧謚為出治之體以忠真為報上之誠臨危制變守節不渝尤能為人所難晚以  
太子賓客出還  
朝廷廢沃之言多本仁義以目青辭尋拜南臺大夫  
復引疾不起

聖皇御極來朝京師薨于邸中天下之士咸嗟惜之  
而河隴吳楚之民至於一飯必祝此豈聲音笑貌所  
能致哉蓋其先世有大功在盟府官勲去田錫于蕃  
厚恩禮規諸侯王至公之身脫去貴富其服食節約

不異寒素死之日無餘帛美粟貴而能貧可謂賢矣  
謹按謚法忠一肅敬懿曰元賢德有成曰獻請謚曰元  
獻

劉二拔都見謚武宣

緊昔

世祖皇帝天啓神武恢張  
帝圖命將出四師誅殘討逆所向無敵卒成伐功亦惟  
受任之士克己求我躬顯者勞効為四方之藩屏為  
王室之杆圍而數世而無乏人之歎休矣盛哉故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都克早參行伍  
洞識樞機始以從攻襄樊略定淮楚之功承  
上恩寵錫名不爵尋領衛卒專征北庭修耕戰備攻

守卒之叛衆長憚款塞降附其後福建湖南二廣江  
西草竊間起雲南思播兩江溪峒種羌成豐授節  
戎以全副勝功最一時賞賚狎至在行樞密則由  
院進副使在行中書則由右丞進平章歷江西湖廣  
此蜀安南四省其馭軍撫民之政平允詳核先聲所  
屆莫不感懷服勤  
王家垂四十載而西南一邊視如老羸當道猛虜在  
山其去留用舍是以繫人重輕所謂爪牙之且庶幾  
以之矣謹按謚法師衆以頌曰武力施四方曰宣請  
謚曰武宣

買作謚文簡

傳不云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孝文然則有

聖人之德而三又居

天子之位乃能曰時制宜以戒

一代之典音下將必有不世出之目弥綸翼贊於其間故法範之垂則鴻猷之暢也品式之備則休問之彰也維昔留用合是以前禁入重鍊西歸介平之日熟

世祖皇帝平壹土宇肇新禮制始定

廟祧而領之太常序正

朝班而統之侍儀時則忽都于思公實以通材敏識左右經畫而既成功而公之子孫群從咸食其德出入班行踐修職業往往有聞于時君子之澤引而白替其可徵其資德大夫侍儀使買住實公之兄子也幼侍公側必甘聞禮樂之要稍長入直禁衛給侍

裕宗皇帝于東宮及

世祖親征乃顏嘗在行間師還錄其勞効有

行命中書授官時權臣柄政第以五品秩出試郡高密無幾權姦即誅

召至京師見

上便殿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寵賚尤厚

成宗臨御再進秩二品至大三年山東饑

仁宗居潛命乘傳賑卹還奏稱

首而省臺亦交章論薦改通政使尋除湖南廉訪使在官一年部內清謐以母老乞歸侍養遂拜侍儀使使備其世父之業贊理儀章慈肅班著無違節失度上每嘉賞焉時

天子方向意文章人謂且大用以疾而薨嗚呼惜哉  
蓋其後官三十年試收祥刑僅再閱歲出入  
禁闈忠勤一節弗懈益恭論其世德雖漢之稅侯萬  
石君家有不過也然則啓大朽前而光紹於後茲無  
憾矣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平易無疵曰簡請謚  
曰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

國之黼黻而潤世之高澤也天之於人才其生之不  
敷則其賦之不浮有弘深茂羨之資而當碩大休光  
之運敷之為壞穉暢之為崇議可以震耀  
皇明可以宣示臣忱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

政由是而寧壹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則  
為

崇世之貞符頤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迺若翰林  
學士元明善氣非養而自充學隨用而不竭進逢  
聖主迄展宏猷如高橋健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  
無前旁觀以為神而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  
也蓋自其初以  
太子文學事

仁宗皇帝於潛邸固已用其詞藻深簡

上秉厥既

正位

宸極遂超掌內翰班治立制贊畫居多洎  
英宗皇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討論典章為事每群

議

大廷徐出片言莫不脗合于古顯宜於今故以之長  
春官而議中書者此文之著也以之出涖鄂省而參  
其政事者此文之施也所學之蘊纒一二據之已足  
飛英而騰實碩大用不究識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著  
幾二十年而一時

典冊

詔令勲賢銘誄与夫淳屠老氏之宮豐碑鉅剌照映  
後先皆能鋪張

景鏢垂範貽沐以至筆削

三朝實錄藏之金匱而為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良  
史之才惟

英君

誼辟重熙累洽于上故其雄文健筆得以增徽承煥  
於下自

建元以來儒臣被遇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也以如  
是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用事之  
譏然則蓋推論定令其時矣情惠尊名庸可後乎謹  
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成志曰敏宜謚曰文敏  
董士選謚忠宣

自古君臣之際蓋必真元之氣一會而後文武之才  
並用揆之以時不敷數然也迺

世祖皇帝紹隆景運丕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君出其  
景運丕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君出其



先後禦侮以濟

大業張威治不特宣光工一時而留遺

聖子

神孫閱世數四尚足以繫天下之望成安強之勢則

夫

褒典之加碩可於斯而懷以執故陝西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董士選自其而擢起後其父志獻公全

師南伐已能用其策略先登取勝宋平第賞超授官

勳尋領禁旅扈直殿嚴占對之間明敏亮直

上知其才每器異之

中外屢被

覲擢其位軍政則存憲行院入察樞密其檢憲綱則

一試滿其遠為中執法其殿外服則由江浙江西承

轄進河南陝西平章政事準以能選不階黨援方薛

河南退休平家會

仁廟御極有

首謀議

朝堂首條時政十四事以對其言一本經義蓋公之

於學知其大者故見之設他有綱有目而進薦人才

如忠失之後多有聞于時武略文聲進退成裕可以

彰

累聖之知而示世臣之執大統五年有司乃始下

其身名之議於是

世皇之謨訓炳其未遠而從以刑元老之存者無幾考

其治行負之古人則勿斯之謂忠昭問之謂宣於公  
無愧焉耳以茲定謚登之以載尚俾來者之有稽也  
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今德日宣請謚曰忠  
宣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

聖神代作揚熙素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  
世出之臣挺生其間履結雅精敦為制述於以增煥  
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  
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  
正許理文正公之在吾  
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  
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緒  
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機  
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  
德至大皇慶之間  
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  
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挾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  
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石昭德麗切者又將等  
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闡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訛不一  
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池  
口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  
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

惠公矣。無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王仁謚正肅

君子之學其居安資深而行著。習察者將以立其誠。蓄其德而非以徒識前言。往行為是。多也。及乎進達。所知而時不我舍。則亦隨試効用。知夫深厲淺揭之。宜在已而不在人。故其出處行藏。優有餘裕。如冥鴻。威鳳。翔乎寥廓。而網羅矰繳之晚。其上下夫孰得而羈獲之哉。是則學之為効。焉可誣也。謹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王仁。自其始學。固已秉志之。慤用功之。密鄉評里譽。浸浸有聞。稍長。從兼恒陽王行省。荆南。而能益見其為。歸州安撫副使王所署也。民初款。

附能結之以信。持之以公。州則順治。其簽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事。江南建臺之明年也。移淮西。丁內艱。去。再移山東。又移燕南。按察三部。効發奸賊。吏當其罪。狀身受顯罰。而沒齒不寃。及進陝西河南二副使。拜治書侍御史。河東山西廉訪使。則既病矣。獨治書侍御史。嘗一登。朝其所論建。根據憲章。不為繳繞。識者賢之。八拜官。而四不行。在仕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然觀其出處之大節。綽綽如也。蓋其所學。始則究覈羣史。以推古今成敗。通塞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微之蘊。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脩己之敬。本之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廢其無。無憊焉耳。謹

按謚法莊以率下曰正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正肅

程鉅夫謚文憲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蓋以柔順而乘剛明則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極其美而臣道得矣是則所以為文也惟昔

世祖皇帝以義聲仁威撫壹疆宇而尤欲恢張文治以收大同之効一時服在呂列多以文學不次致用其煖發猷為增飾制作傳之數世有不盡焉嗚呼盛哉謹按故翰林學士丞旨程鉅夫躬負宏博之學進遇隆平之期江南初定以牧守子姓入滿宿衛英才穎出遂為

世祖皇帝所知言議

上前動合

旨意六

而以待御史行臺江南乘

傳訪求遺逸就轉福建

無訪使移湖北

呂入翰林為學士尋以

節山南

仁廟御極徵為翰林學

士丞旨大策明謨多所咨決

而於

國体民命之間每深致

意今觀其論建而知其以柔

居剛以順為明之美得

於坤六五之正而

世祖皇帝所以留遺

神孫於數十載之後卓

然為守文垂憲之本者不可

及矣謹按謚法敬直慈

惠曰文行善可記曰憲請謚

曰文憲

阿里伯謚忠節

自古忠邪不並列誠偽

成風而治否相尋雖盛

論定迹遠聲彰則一時

由然矣 祭祿大夫

際遇

太宗皇

憲宗皇

世相皇

奇謀叢

書左右

彌成混

不合謀所以讒構官正媚疾

明之世有不免焉及乎事久

之屈百代之伸較其得失有

平章政事阿里伯自其延父

終如始而公尤為

從 潜藩以至御極密畫

多中統初元即佩庸符領中

使受任之專羣臣莫並及其

衡之地而權效用事正直靡

色藏禍機投置死所使善類

容深中

神聖鑒

之垂猶

鳥鏃羽

度因定

不撓

其遺孤以明大節至今忠取

之蕭艾既秋而荃蘭流馥鴟

以世之莫追幸易名之有典

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直道

孝靖

古人 而仁鄭 壽夭之見於人者常是以觀

其豐齋度薄之分焉則 上之所承下之所授亦豈無

自而然哉謹按故司徒 邢國公劉愨以文獻公為之

父以丞百公為之子入 門之美有稱于時而公以耆

俊介居其間知謹身之為孝約已之為安黃髮雁眉  
享有樂康合於仁者必壽之義矣蓋文獻公始以鴻  
碩之才出應

世祖皇帝休光之運脩治定制多所裨贊不居其豐  
歛退終身積其贏餘數遺于後及公之身而蓄播益  
勤封殖益厚所謂實大

公則當其時矣方其晉長詞垣屬

仁宗皇帝恢弘孝治淳右文儒而公既躋上壽遂以

一品爵秩即家授之以

命大臣按修故事錫宴

勅光祿日給尚醞所以

越三年公薨

英宗皇帝罷廷賜祿朝士引緋返墓故立生榮死哀

因無遺憾而禮重易名於德揆行厥有攸司謹按謚

法尊仁安義曰孝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孝靖

王侯謚憲肅

鷹隼不擊則梟鸞不不霜霰不嚴則蕭蕭不辨故倫

人之損損則善類之雅伸此所以君子進退之機為

正論消長之候也謹按故大名路總管兼府尹王侯

比由治縣已著能稱其後屢更憲節再我身冠以其

扶襄濟弱之心形之激濁揚清之政問當道豺狼而

狐狸歛跡若在山猛况而藜藿滋榮鋒愈挫而益銛

氣無暴而不餒甫參列議適易郡符雖坎壈終身莫

酬素志然清明在上其亮孤忠禮重易名士當孝行

申加美謚責在有司。唯按謚法行善可記日。憲執心  
決斷曰。肅請謚曰。憲。肅。

杜思敬謚文正

培之厚者其末大得之深者其至遠故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論王佐必於正學之自學按故中書左丞

杜思敬由其父奮起仁。伍顯立。勳勞遠。得給衛。

世祖皇帝潛邸及遊。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

初仕御史臺都事。轉。以書侍御史。權。伏辜。臺臣以

先言併述

世皇獨亮其忠命。渣。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右

司左司郎中。出為順。安西總管。就。陝西行中書

省事。尋移。總管。以。為侍御史議事。

上前首當

帝意。拜中書參知政事。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

召為中書左丞。彌綸。而政。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為

格

君之本。以安靖為出。石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

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誅行

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不。歷事。

累朝。可無美謚。申示。袞。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日文

踐行。不。爽。曰。定。請。謚。曰。文。定。

嚴忠。範。謚。節。

古者列國有邦交之。至於軍旅之興。講信脩睦。尤  
重使命。故及境而勞。館而餼幣。帛筐篚之將。所以

致其忠信誠懇之實也。指之儀文常不敢後况乎棄義  
崇雖專殺志敵則行太子不返而成命之遂隨血刃未  
乾而禍變之莫遏師也。以為老佳兵不祥宋之速亡由  
乎是矣。謹按正奉大上。不簽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  
書省事。充國信使。嚴心範。出自閩閩。服習詩書。始從  
世祖皇帝。潛邸首陳。治之要在修禮樂而定制度。  
言議亮切深簡。

帝哀爰及

龍飛。心見親幸。若由京尹入領文昌

凡所署置。率多名士。文武并用。一時稱之于後。  
天兵南伐。師次建業。以國信使命。公直入宋都。宣布  
聖主所以兼愛南北之仁。甫及獨松。閩吏不納。閱  
三日。宋兵來。嚴臨之。以威杖節。不屈。遂以遇害。蓋不

旋踵之間。而問罪之師已薄京城。銜璧與櫬。悔何及  
矣。論者謂吾元之興而宋之亡。其逆其順。理實昭然。  
故前乎儀真之羈留。而歲幣之食言。後乎獨松之要  
伐而命戒之不受。則兵交使在其間。所為講信脩睦  
之意。自尔皆之。天亦豈能獨祐我。鄙生烹而齊。則不  
祀。來歟。隕而蜀無與存。忠魂義魄。凌厲千載。雖死之  
日如生之年。易名之謚。庶其有慰焉耳。謚法臨義不  
奪曰節。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節愍。





益以尊方 王師南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令大黑神領兵西  
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人注注有見之者武當山  
神即世所傳玄武神其知之矣然則大黑者於方為  
北於行為水凝為精氣降為明靈以翼相我  
國家億萬斯年之興運若商之辰星晉之參星取  
社我焉可誣也全寧東北京師千二百里其地當蘆  
川之上淮安甘泉二山之間陰幽之氣滯苦累結其  
食茹土非神孰宜今 大長公主之在藩首崇是祠  
使為其法者嚴事如式夫以昭祭  
聖祖茲祀之宏猷導迎  
兩宮欽祠之洪祀而豈私情也我禮所謂下越望而

神固足以當之矣宜乎袂之監之垂休錫羨之  
無窮後之人與

國無極其詞曰

陰陽聚散交屈伸二氣合一一乃袂下維山川上星  
辰陽明陰幽理誠陳北方有神鎮天垠大黑之氣為  
形身神來乘剛飈兩輪

飛龍中天逢

聖人元會運世此一新翊扶不啻臣与鄰弓戈既指  
宇無塵西開滇蜀南荆閩軋清坤寧物物春神頌作  
主歌明禋 帝姬封魯大國均

皇祖有訓式克遵闢祠藩色肖像真用其法祀嚴昏  
晨玄玉置瑱瑤為首鼉皮疊鼓和以醇神兮監德響

然臻昭其靈貺來續續

天子垂拱坐嚴宸 威王繼世仁如麟 千秋

萬歲宜人民

懷州大興龍寺碑銘并序 代趙丞首作

歲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既

顯受寶冊于興聖宮大備天下之養迺皇慶二年七

月丙午

內出旬諭微政使臣識烈門同知使事臣李蘭奚曰

惟昔

順宗皇帝載德居潛實有分地在孟津之東太行之

西肆予烹躬覽

今天子當幸臨其處若稽

祖宗故事即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尚

庶幾明薦

國釐以承

皇祚於無窮今予既命內侍且晃忽兒不答往遊

後維爾一二臣以興以輸式時底績俾予翕受成福

臣識烈門等承

命之明日大徵工師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具為書移

河南行省出緝於江淮財府即市荆揚大木使就繩

削浮舟以來迺若鐵石銜璧縣丹堊墁之品像繪播

蓋函度鐘磬之儀費皆中給又飭左都威衛千戶劉

某知事馬某專典洪億越五年寺成

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斥陸田三百頃以贍寺食而

以其碑之文命曰某序書之曰某拜手稽首而獻文  
曰維

皇元誕受

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息豐澤漸涵照育東西  
極日出入而南北際于炎荒玄朔之地海虛瘴激厲  
輪不知其幾萬里聲教洽董為泰和庶幾于唐虞  
三代之盛美而迄其所以則若多得於大雄氏之道  
者竊嘗觀之自夫象教有靈特君世臣固亦尊信隆  
事傾悅企嚮而徒揣述於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殫  
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聞修大度  
俱證萬有咸宗首以法一本於仁而求諸吾心之靈  
而已厥今

皇帝陛下重

皇太后殿下執坤之柔承乾之剛

前朝

後闡雍雍澤澤明孝澤慈化覃普率是惟有得於其  
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開天地之休迓續  
烝民之生焯然為千萬世皇極之主也矧茲覃懷維  
音奠方舜封禹域咸在都畿之內

三聖人龍光所被車轍馬迹澤奕如新紺宮金剎雲  
湧山立諸佛世尊固將隨境應現發祥委沁翼

慈美於萬億而登

洪圖於三五祇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明徵定保  
庶其在是銘曰

三法之隆叶于皇明維時閭闔与元化并相古言辰  
克濟承寧載其盛德以福函生是於佛道為一勝相  
此種種光昭燭無量微塵剎中海寓崖嶂下遠豈木  
華渾條望昔吾能仁出震五天垂正徧知示作昭先  
牛累之和須聖乃傳

皇元祀哉隆運非後念茲法印如手昇受

累聖同符以有元有仁問既敷義聲以鋪苞山絡海  
恣貢志輸一雲既覆一雨既濡農不異耜工無殊矩  
朕裳并冕上秩下序春秋祭脯什伍佻蹈歌按舞  
齊樂太康偃戎靈承肇我

今皇

皇侍

長樂茅思九陽貽厥壽豈以燕萬方共禹方輯輯

文母是式式是休嘉維作皇極

太母曰嗟予有攸得諸佛應心在予一德馨思河內

猶古沛豐即崇塔廟揆制斯同尔微政一臣畫位以攻  
其堅其良駿我尔功且識烈門敬拜稽首亦恭亦斷  
亦塗亦如豐棟華榭文網雕甍磻磻聖沼翼朕左右  
長老廣開奉圖寶未

慈顏載豫

重瞳屢回錫名嶼能

聖言大哉既寧尔居以有揣食乃割井腴乃弘經席

花彩東西嘔聲晨夕懷人盈廷誦言以謹

龍德方中萬目齊觀碩我懷人有憚在顏既開化城

懷人孔安濟流 疏疏王屋峙峙爰據其幽又萃其美  
峨眉非遙五基一非迺青後白象時辰時心是雙樹林  
即名祖國函香 歲來社社繁繁  
皇帝孝仁握乾 闡坤

順孝之子

世祖之孫纂纂 繩繩光于無垠

二聖萬壽後天 而存秉佛之慧為域中尊儒且作銘

皇哉

有元

李武略 公新廟碑銘并序

太保滕國武略 公有大勲載于盟府有盛德於于江

西十一州而建 昌為郡平江嶺閩越之間故嘗刻

公之遺惠于碑矣今提管薩疾始大作新廟春秋脩其

薦事蓋上以承

國典而下以順 民志焉初公以益都備兼新軍萬戶

圍攻襄樊遂從 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略定

淮楚王受

詔自將擣臨安 以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江西付

公及宋都至元 十二年道進公左副都元帥分兵由

九江南康入隆 興開元帥府下撫瑯建昌臨章吉贛

南安諸城又南 諭嶺至海其北盡長江東西際閩與

湘收郡縣一百 五十得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功

當是時民之望 公如電雷薄葢風雨交至名能動物

而物無後孚明 年未相陳宜中節度使張世傑擁益

王福州收諸道潰兵謀為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  
昌以衆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背位稍出建昌汀贛  
以蕩搖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  
遵師出卒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械致公仄云  
同知軍事易仲榮使走福州報府軍虛實而軍中又  
往往搜購文丞相仄與建昌故官大家書劄事連數  
百家時留戍諸將校曰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  
微知之旦起坐譙樓召諸將校俱前立西連人其下  
趣取書焚之諭以送禍順福曰吾念爾東土之民不  
忍以迷復改凶吾今忠貸尔矣杖數百著自餘獲縱  
皆拜拜收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諸將  
校或不亮公所為公徐語之曰是所不可書往返千里

外有達有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蘖於其間今不嚴  
實而槩論之挈數百家民命徇其邪謀何以安反側  
之心已而聞浚以兵十萬據南豐公立捷諸將方略  
破走之八月浚復屯市山聲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  
忻都送戰兜誘之半渡涂出鐵騎蹂其後追比三  
十里橫尸滿野又命鎮撫霍欽徑覆其巢定廣昌浚  
走汀州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未附時矣方倉卒  
上變適承祿章興獄之後為數百家計者不過席慕  
私室以待斧鑿重則渚宮為汙池輕則化家為囚虜  
夫河漢然多公制彙於俄頃消梟於片言遂能易亡  
而序神聖而安雖其精神心術之既運而既謂智勇  
與二公孰宜兼之哉其後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古

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  
里海牙二東宣慰使張和範等舟師崖山乘潮灌南  
江縱短兵接戰勦政陸秀夫窮蹙抱衛王赴海死降  
其宗室侍從官承宣使尚數百人得其以懷金墮獻  
凱于

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  
于湖廣後四年承

詔

皇子鎮南王討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結

我徑渡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  
追襲之獲戰艦二百艘公度天長濱江江水橫溢則  
冒沒營壘非便將大城其府以師困之謀不用而水  
果暴至因趣師令公以其軍與公且行且戰及

皇子前邁其伏兵起永平關燕矢中公勝次思明州  
遂薨以其喪還葬都城西永安山南至元廿八年有  
古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賜諡武  
忠於時卹典未行 命始下人人以為沒身獲世之  
遇至大元年從贈封令復 帝推忠靖遠功臣贈太  
保歲同三司追封滕國公 諡武愍公姓李氏諱恒  
守德卿其先有國河右之賀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  
也自其父瀟州都達魯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察書  
樞密院事滕國忠襄公始家瀟川長白山下故今為  
瀟州人按是去公綏靖建昌之年已五十年餘矣昔  
之飲沐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吾  
祖李公之既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



若歟焉矧今吾侯啓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淳厚之風則自吾以及世世凡而取雞与豚登黍与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迺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數禮官者夫有廟制祀之燕矣蓋天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焉外諸侯有采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言不廢不綴不煇不醜而已降秦及漢若樂公之配食社主若蜀守文翁齊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于桐鄉南陽涇城之繼起雖其事變古益滋尚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今李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彝好德之心有動于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觀公所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

紹隆繼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目之遺烈哉雖廟而祀之在建昌一邑猶為不廢於禮者公之世爵行業有國史之傳亦有本常之誄有幽堂之銘有隧道之碑心廟之詩余之斯文為建昌廟而作者也故序其績詳焉薛侯良一千石也名薩德弥實政有体要今既美代選朝矣建廟之力出於管軍上百戶羅勝羅由軍戎長百夫是嘗隸公麾下尤有德於公云余既論次公車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詩曰人心不一至通聚心乘剛其來不窮濶之萃之有廟于中惟高心何饗德与功江閩之交盱為軍壘守攻更禪曠心知幾宋結心武慈受辭南指麾旄所次謀若元興如龍雲心維時武慈受辭南指麾旄所次謀若

天啓既帖鑿刻拓江及吳水有鯨鯢山有豹羆亦順  
而寧無稽而誅小腆非殺諛取集枯鄰之震笑有泣  
弗蘇野民晝吐就于余鬻顛天不聞延頸待刃有勇  
武慈畏師來於曰此吾民悼毫髮齒齒在我懷柔毋彼  
蹂躪尺橫之疑付以束溫去尔芽葉絕尔疵吝樂哉  
野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姍我宅我居我田  
我耘以法以方燕及秋春武怒在天惠于若人五紀  
而羸越若朝夕女則有甥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歲  
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廢黜自公  
之旋有頌于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薩侯繫公  
是義作廟言言肖像魏魏我民脩祀有崇無陳始  
崔崔野水湜湜昔公來思琚戈金戟公願綬玉項

瑤席有飴其馨遲公來格絃余雅歌式薦明德

慶州路新脩廟學碑銘并序

慶州路新脩廟學成然管盧侯景經歷王君文彪以  
書抵某請識牲石書曰昔昌黎韓子為鄴侯李繁作  
慶州孔子廟碑文歎其至官庶以為先既新廟改像  
又置講堂選博士弟子肄習其中而本錢廩米皆可  
繼慶以守則固廟學具與宋制無異矣及孫威敏公  
沔徙建舍學時則慶曆詔下以公之賢興此不難也  
其後宣和盜劫學燬黃公葆光為州復崇新構視舊  
加宏入

國朝垂六十年一維或革或因屢勤工役而朽填未竟  
摧剝隨之景之始三祇謁廟廷退即堂席碩瞻棟莞

其甚將廢乃...長貳合謀屬經懋王君勾校出入之  
高祖得逋租餘一百石成有司毋緩輸命計吏別儲侍  
飭材徵工里不是乎取方授圖練日會浙東海右道  
肅政廉訪副使李公按部至郡景白事及之日日朝  
見公周旋庭...計陳器設縣之位殊隘宜增闢東西  
各一楹以廣...兵度隆棟厚礎既轟既安備蒞豐藉不  
偏不踰河日...海口翼翼在上陟降拜舞舒舒有容自  
靈星門泮池...重閣列庶至于會講之堂稽古之閣弦  
誦之館齋宿...之廬下遠標庠庖漏凡榭攘傾陽而甃  
甃摧落者咸...易弊為良外隅內奧要曠相輝又度也  
正陽作新...具刻  
詔書以承...休寵從未半教授林堂寔求尤相与薦

力以臻...成令鳩...備予惟守大之月職司教典  
屬特補獎豈有勞烈可名金石而使軺至止嘉惠斯  
文勸獎作興以致茲新美將令千里之民均霑豐  
之澤仁漸義漬貽訓遠矣倘幸假辭紀載明李氏仍  
世有人使吾處之民視儀終始樂學之成以嘆歎詠  
歌於無已其亦可乎昔某備官成均從公為僚今退  
休田間在公容察之下維顯詩之則其職也公名端  
字彦方由藝文太監掌書籍事予聞節改今任有學  
規十一條布之列郡示下學上達之方著明善誠身  
之本有學有政知先後哉詩曰...  
若古範民有庠有序問塾既升進旅退旅飲射讀法  
於焉廬語還從父師講道肄德事親信友動言維則

及夫嶮賢自鄉而國致用於時為大夫士亦祇六德  
亦和三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庠以養賢序以序射  
士出於農學須其暇越鄉而遊則衆所舍凡學之成  
民用丕變少壯代老耕則讓畔明君誼辟視為勝美  
魯嘗脩泮鄭不毀校來歌來議胥訓胥告二國之政  
卒以無暴巍巍聖師宜有廟樂唐始潔祠宗因建學  
簞豆孔嘉笙鏞間作夫是秩禮亦承于古暨宗之制  
殷薦樂祖周公於周孔子於魯矧是國中聖維教父  
首善自京形于郡邑教行祀舉洋洋秩秩亦運重光  
赤如天日率土有截嚮用儒術  
明詔屢致申嚴甲令憲且宣風良牧涖政吉蠲茲芬  
式時誦詠育彼菁莪洽于休盛山區海陬凡有官守

挈是夷風化為禮園栝維東藩千里而表俗鮮淫昏  
氏重孝秀建學士師繫教之始孰為新宮鄴侯氏李  
在宋孫黃亦濟其美支傾柱敗間闕五紀撓棟墜簷  
日就汗下爰起新功以煥賢者虛俟至止有嘖悲咤  
徵匠以備楹材於野有奕使華廟其來屆嘉侯是舉  
勉以弗懈介爾高明廓尔秋隘凡厥禮容有隆無殺  
問財焉出通祖是輯咨尔元儵制其張翕廣庭閑閑  
空棟岌岌自門祖堂尔營尔葺無侈前人無廢舊觀  
業有息遊祭有庠盥謹尔道思合尔判灑經訓昭垂  
日星与煥煇策而趨重席而坐勉勉生師矯軀警惰  
如彼執紼逐左而左如彼稽田是菑是播惟二李公  
前承後引異世相望肆不隕問惠我括民知遠之近

式訓程之視公緇準顯允盧侯賦是南伯起孝起敬  
民用飲食儉有王君號其諾畫載新泮宮崇崇允允  
神道設教天維顯用民刃敢知惟日康共春則侯相  
與則成誦矢詩颺之聲于有衆

温州新建帝師殿碑銘并序

郡府得違帝師殿像而祠之承  
國制重祠典也初西域聖師以思馬以真智實慧具  
一乘之解脫究三藏之言詮東來京師為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闡揚妙義流通教法言出  
契機尊為帝者之師其隆禮備物古無与比而聖師  
亦自以躬逢極治之朝願効師心之學迺依竺乾聲  
韻制為國書新字錄本上之有

詔頒行天下且命官府將章制誥之  
事為而京邑外而郡國咸立字學使承學小生肄業  
其中至治初元

天子申勅列郡大建新廟務極崇修以稱

國家褒揚振厲之意温州在浙江東為大府矣于時  
守臣祇奉德音卜地城東華蓋山下羣工子來材良  
築聖廟成而穹殿中峙門堂翼映軒廡回旋擗土為  
像黃金之層五色之表光采緌動如開眸益計其攘  
起之表聖履之華豈止誇雅稱嚴於闔越之疆而已  
也自其肇建迄今元統甲戌亦越十有五年而門闈  
之飾漫漶弗治長牧惻然用圖啟新重惟  
一代制作之盛侯邦祀之隆不形募刺曷揚景鑠

乃具石請詩詩曰

神聖有作天錫珎符龜呈禹畫龍負義圖文以理顯  
數因象布合而成字聲諧形具篆籀之萌李本茲滋  
爰應六章下逮師宜散隸一變真行再造紀事載言  
庶茲有考奇行敷洛異域之書亦用義類色括遺餘  
史官教失六藝殘剝離方造圓取便俗學點畫既舛  
魚豕日訛資之策擯其謂斯何不有神人正名百物  
曷究其微制為之律

元運龍興八表同天佛慧靈明示作樂先卓我聖師  
生知謂智以大辨才為世利器曰是六書質之竺文  
諧聲一義如陶在鈞字則有母母四十一反切而求  
部居秩秩然伍乘除其用無窮譬諸律本肇自黃鍾

數周則復氣至斯應何必窺璣天時式正筮并篆刻  
鏡令發揮庠講序述日星與垂煥焉新書刊譜制作  
元造同功誰其責為聖師成能無位有名恢弘像法  
為世章程

天子念德詔崇祠典潔齋薦嚴編于寓赫聲教而漸  
守尉既監廟饗魏魏既瞻巖巖杉焉講業抄焉設翅  
若昔夔夔祭為樂祖永嘉古郡際海為隍仙聖既都  
塔廟相望有山華蓋川澄林靚乃卜新宮以承明命  
明命自天承之在臣我是藩侯式宣式旬爨廟禮成  
佛日增煥形戶霞舒繡栢雲散肪流瓊城獸擢金龜  
瀟灑暈如軒庶塔如臺門設樹宜新無散侈而大之  
責在令吏乃崇基構迺塗丹青闔闢六扉上應靈星

部僚茲庭拜謁與伏祀事孔陽不戒而肅燎烟既外  
結為香雲徧恒河界苾苾芬芬薦此明誠為

天子壽

天子萬年統有九有承寧四方底平像教旁沾  
里為化城載藉往古幸惟三重制禮考文非聖曷頌  
天德作仇人文塞開聖師臨之皇猷顯哉泮水闕宮  
保魯西作尚廣德心播諸詩樂豈伊教父与佛齊華  
祠秩昭垂貽厥仍昆有石無碑何以警後禮官詩之  
用戒牧中

慈溪縣開壽普光禪寺碑銘并序

昔在宋寶祐二年其歲甲寅史永國公去相閱十年  
笑以其宿智願力輸發家財作大阿練若于慈溪縣

西南石臺鄉之車廡塢用前執政恩數請于朝得賜  
額開壽普光禪寺斥田租一千七百石有奇海塗山  
林又若干頃別籍于寺以為永業於是像佛有殿演  
法有堂度經有藏懸簾有樓有齋殿以安禪寂有門  
闥以限出入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有治事之司  
有肅客之館魚鼓鍾磬林笄卧具凡寺制之既宜有  
繁然畢備初寺未底績而公薨其子介卿等即奉裳  
惟窆西天峯下至是寺因得以設像寘祠禮也十年  
為咸淳三年迺起甘露寺高行僧時敏集諸大德律  
師標結界相宣秉錫磨佛事二晝夜而寺功告成自  
可慶開席更變交通二代而敏遂受請住持敏徑山佛  
鑑範公之嗣子開堂說法倡明道要一時飽參久證

咸來依止屢登雲委巾孟川會化新造之區為大方之家敏實為之而謂其力能致是是不然矣樞華香彩影動半空招籟溪濤聲傳百谷踐其域而躋其道者如行匡廬瀟沅之間不知身在荒灼野水濱也蓋其地去支山不十里晉高僧支道林嘗往來游息而宋之禪伯進帟子所栖隱石門山者又近在廿里間帟子与浮山遠公達觀頴公薛大頭諸德同參同遊想其經行冥坐之處神光靈氣飄揚澗壑之中与香臺金殿同一布漢要之象王師子豈有異迹哉敏既退休其徒景星實嗣居之次不清次慧雲次惟敏次希道五傳而其孫曾起予法匡復以公選補處蔣松禪以蔭門術歸侵地以心疆理迹其弥論闕漏渙飾

心獸卓然惟有端緒由實祐甲寅下逮至元己卯歲以十暑霜矣而是普光之境駸駸比隆於二佛勝地不至蒞巖妙好林茲像法則不止也嗚呼感哉今年秋余東游過龍山而少麻烏其長老守庶初仁故其宿衲蒙葉謀於寺衆具列始末請文昭永余嘉永國有大緣業而自敏以下皆能刺志弘法何其承休濟美克至於是宜彰懿範垂示方來乃序而繫之以銘銘曰 而身取昔古與山南覽道一 支越而鄞川融山結有谷盤盤如環繫玦湧翠浮青下蔭深樾金銀吐氣風霆啓嶺其繁普光王有大刹土地神持地曰此寶所淪於空荒誰為適主當乘勝輪軒豁呈露其時惟王臣永國恂恂攝一切界入種



種因千楹琢玉萬燧截珉樓閣門開光景橫陳其寺  
功未究永國上仙實進為山則由象賢益圖鉅麗以  
廣堂邃乃致碩師說法熾然嘆夫是碩師踞名龍石  
非法說法摧鋒破鏑參徒四來依之游息醍醐酥酪  
滿器而食其昔在興化前賢後銑一道傳持如手授  
券故能弘宗以下退轉在我法中何式非典填星吾  
上首於法有緣賢賢批證至於忘筌揚燄騰輝一燈  
五傳曰予泊在玉貫珠照嘆並持法寶規拓禪業如  
水湧波如雲行空不滯名相不專伐功一華瑞世五  
葉春風其我聞五天聖道場地羅漢栖游天龍擁衛  
樂我常淨拚除諸穢雖在山林而多靈異其神泉發  
寶慈雲垂蓋具眼比丘攝衣來會不離休座得大自

在依止上乘入佛三昧其九是心日當却却佛息無使  
無明收我善根著福田衣為大沙門信心心不果舍智  
即昏填如濟瀚海不登慈航飢蛟饒鱗其斧吃能  
自起信回向心王不動諸念成彼津梁亦謂法道隨  
世遷買當知伽藍願之既就永國基之固則始稱諸  
師是承肯堂肯構其堂構成矣迺藩迺印敷萬勤矣  
迺稼迺穡容尔後人謹其封殖仰心前迹不昧惟德  
馭甲子既周而又半之紀績垂鴻有石如詞爰鋪厥  
美琢此銘詩於萬斯年昭薦

國釐琪

頌

東陽縣禿滿長官去思頌并序

在唐興元初有賢令曰戴公琳倫既去而平陽遺愛在人思之不忘託辭頌德刻于貞珉下逮今至順辛未五百五十一年而縣之賢長官禿泐也時公亦適去官泐歲矣民之思公猶昔人之思戴也將頌晉故事確石載碑表世訓後迺請文予不也肱却也夫以世閱五百五十一年之久而令長之迭上云迭來名湮跡淪者何啻數百人若兩公之相去察乎其不相接也乃能並擊民思繼揚歌頌於以知是而王之公著在人心雖千載而有同若世之夸毗恣睢川人忘已者之孰得孰失則有不待辨而明者矣公以子曼卿本只温台部人以族望材請從事閩閩復曰曰國州佐辟湖省譯曹掾出長陸之分水再轉而來曰天邑艷已以

嚴滋民以簡制政一堂之上而宣風百里之間惟不自昧其初心故去之日如始至知俚俗拘於陰陽之譌論而親喪或數十年而未舉於是申明禮制勸示葬期蓋隨其豐嗇以就葬埋者十有餘喪而民興於孝俗歸於厚矣患帳籍弊於吏曹之乾沒而官繇民賦或失其富貧之等於是下令制期自陳過割蓋躬操朱墨鈎校出入曾未數月而戶版以明民稅以定矣流通四歸耒耜方來而田萊闢矣風清弊絕枉紕直伸而力役均矣已德既明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詞矣無欲故公則雖日賞之而不竊矣庶問彰聞委符迭至而賈其餘勇奮其獨斷是以平牙境難平之訟矣黎堂晝靜理定智行而孤憑風依狸跡鱗舞有

不得以肆其欺售也。姦矣。政或少暇則敷揚經誼以申庠序之教。歲或存侵則推誠勸分以甦指瘠之民。庭無納謁而耳目之聰全。吾素矣。門絕一色。直而口體之養無私奉矣。乃若退食之餘。深扃宴坐。誦經考律。即事窮理。冲襟曠度。蕭然若山林之隱。夫布韋之賤士間則課子姓以學。而貴木之習膏粱之味。不使之接於耳。適於口。入於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傳亦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然則君子之致其治也。固亦率之於身。信之於行。而已。嗚呼。豈弟君子。微公其孰能當之。欽。邵使者段公。翰。羅思公。亦既庶得公。行交章論薦。而收明于

朝矣。課其民庸。宜居。郡最則冠。惠之於伯。府。幕。畫於。極。垣。決。德。嶠。腐。大。河。賸。於。談。者。類。以。連。官。樹。收。本以。維。上。下。而。禁。滌。邪。自。世。鑒。不。明。民。若。此。甚。是。非。賢於。形。以。之。微。推。切。成。於。文。網。之。密。蓋。古。以。官。制。民。而令。則。反。制。於。民。矣。夫。以。懷。危。為。顧。之。心。而。為。是。語。亦求。全。之。計。宜。乎。州。縣。之。政。日。入。於。衰。壞。而。莫。之。能。救也。予。則。以。為。不。然。木。以。竭。露。石。以。溜。穿。使。吾。哉。然。無間。之。可。乘。則。民。雖。善。巧。吾。固。待。之。以。誠。變。雖。日。萌。吾固。一。之。以。法。就。今。事。變。宜。於。組織。青。龜。工。於。點。染。亦安。然。集。吾。錦。而。繫。吾。玉。哉。謂。民。情。之。有。善。也。何。以。挾瓦。石。而。向。出。謂。民。情。之。有。惡。也。何。以。撫。嘉。樹。而。興。忍予。以。是。知。理。之。著。在。人。心。者。千。載。而。有。同。詩。之。以。誠

一之以法者昭灼而可持所以孟子所著權變權是  
之聚而證之以東陽之民之心則世豈有不善之俗  
天下亦豈有非義之民哉然則述公豈弟宜人之政  
初無藉於斯文而斯文之不令豈特植私愛於公去  
之後而徵公之知於不可涯淡之中哉頃者羨盛德  
之形迹以告於神明者也予無良史之材竊慕風人  
之義式哀輿誦爰播康衢其頌曰  
建邦書意維以固民剪如緜緜遠跡近親百里之疆  
其衆姓姓治耶否耶仁与不仁長民之官示民丕式  
尔惠吾生尔食吾力匪忠匪愛于何適職職競由  
規尔作術德壅斯竭德感斯流彼與有民曾不是求  
式詎尔心覆背為難相我魚肉終不戈矛暨暨暨暨

治茲巖邑巖邑之民任任什什知教攸豚既入其並  
則便安之毋若束濕聖不云乎三年有成不懈于久  
不鬻于盈問農何如我獲我耕問吏何如我章我程  
商幾質適土作什器桑雉于馴交岐成稼居有怡樂  
行無跋蹇視屢知野民則遂遂愛侯慈毋敬侯明神  
侯之与存雖浪不泯百年之思僅一秋春今侯去矣  
孰佑我人昔舟之傷不競于政曰古遺愛聖以善鄭  
殖而由疇誨而子姓誨之殖之教立治定吾聞君子  
遠大是知究觀侯心式教似之翩翩鳧鴨鎗鎗鳳儀  
考績丹明莫我惠茲治朝求賢徵于既誠侯之風裁  
衆明一鷺有類其弁有絰其纓原隰之詠侯侯斯池  
侯德在民時雨春風披拂漸濡洽于困窮窮閭舉子

以姓受公此豈苟然明民之衷畫水之湄峴山之麓  
有繫其思豐碑矗豈義民者壽請詩于僕爰告方采  
鑒侯之獨

元故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咬童公遺愛頌  
海漕之事其有關於國計為甚重矣夫括東南半解  
之賦租入備天府山岳之儲恃非能無堅真而飛  
行也然率循故常不贏旬月畢集京師以有人焉轉  
旋闔闢於其間故耳漕運萬戶之有府有官始宋張  
氏自其敗止倚注尤重

朝廷嘗紆廟筭慎簡名流付之操柄雖官有正貳之  
殊而其品秩咸在第三金符銀篆出入駕三集傳賦  
承視外諸漢倍列城守牧受牒聽令唯謹其去而翺  
翔禁近出入臺閣者踵相接也官至萬戶敢惟重我  
至順三年其歲辛未有

詔江淮財賦都府同知咬童公改漕運副萬戶蓋公  
嘗為御史推茲擊強有聲出上簡拔將試之難非  
序進也方公未至人已想見其風采及涖乃事則主  
之以誠而行之以簡不琢雕以為巧不表襮以為明  
凡既施設有順無強示逾時譽望翕然三年壬申公  
當部發春運既受任蒐求利害而達計其然否得  
其興除先後之實條折而縷陳之時行省參知政事  
杜公出涖漕事察公言議誠確上輒見之於行春運  
最為艱險歲常於浙西從便裝發是歲浙西被水行  
省議撥江東糧十七萬石湊之公慨然白風信不可

失矢則有悞 國計非細故也江東遠在上流俟其  
轉運交量入舟如稽緩何徑詣省懇請先發浙西所  
有却徐以江東糧補足夏運宰相是公言立為改命  
各死千戶輪次下海即不詣諸君監裝無錫州長王  
倫亦下花頗茲點暴縱指使羣卒攘攬省須法斛不  
時交裝事聞于省省命公驛往劾之一問得其罪狀  
官吏既伏辜而料量亦不取贏列郡儆畏相戒不敢  
犯公令舟止違直沽都漕運使智綱舡重驟轉入河  
倉都省常遣官臨視而以監察御史洩其成公復以  
卸糧諸弊白之著為定令河海之舡梢破水夫各不  
許離次入踐其舟又不許登岸遊行致爭從綱官与  
海運千戶監臨交卸自始及終將閱兩月官有厲禁

而里無叫囂會省部科撥海舟別給脚直往連遼東  
粟薪八萬餘石舟人射利爭欲承載公聞即取姓名  
悉附于籍立聞使自拈之衆乃帖息於是省臺官以  
公廉能實績文章薦之於朝而公以涉海憂怖成  
疾方竣事入見宰相報功及京遂卒計至海漚舟衆  
聚哭相吊聞者為之涕夷既再歲而民之思公如一  
日焉迺伐石請辭將其列遺懿傳示方來予曰公亡  
久矣非有聲烈足以歌詠於人又非有福威足以警  
動於世而民懇懇焉懼公之迹湮滅無聞欲假吾文  
以圖不朽夫子謂滅能動物又謂有感必應其効固  
若是哉公阿魯威部人也由中書直省舍人出為濟  
南總管府治中拜西臺監察御史尋遷內臺江淮再

置財賦都府選同知府事復選為副萬戶階中順大  
夫卒年三十有九公精悍謹敏勇於建事猶為所試  
者小耳使究其用則翩翩禁近出入臺閣其所以自  
重者必不心是而已雖然高爵重祿人可得也而面  
諛背憎出輒嗤罵或至攻發其私而斥敗之者皆是  
也則若公結愛於歿身之後而傳信於不可致詰之  
餘豈不足以崇厚抑浮而為挽回世變之一機迺系  
之頌以播于康衢以壽于貞石頌曰

地大物眾曰維京師軍有猥糶民有浙炊資之以富  
則順無遠居重取輕強幹弱支惟聖斯訓夫豈迓私  
其賦粟荆揚以實天府千里饋餉士猶飢阻而况萬  
里如出諸庾溟海為渠擊今非古蛟龍掖揣飲飛憑

臆其發不決旬達于析津千倉萬室其

漕計回斡有人不疾而速不響而臻其

猶身其身有瘁瘠為吾隱痛不恤其憂

交董公世之麟鳳其智良知與有機綜

體同用賦必厝之安必扶其傷使涉大

我不忘民民其我忘至順之三春當戒

民始俵俵琪公曰風信毋寧少矣往籲

響有撓吾法得直毋枉細船受輸茲滋

端始張禁網棋瓦民有欲聚則必爭無

既成民曰平成由公之明公曰亦民無

其歸以暢尔生堪天胡夢夢不界公壽

用弗究民之孔懷疚心疾首仰公如神

積陳陳曰是

致伊何視民

民則誰控擊

謂吾与民異

川如履康疾

航舍近移遠

外建報可如

弊長公究其

衝無益既平

麗于刑式端

有崇弗強有

忍左忽右公

乘疾風頽我童叟嘆如父於子罔不惠  
著在人心如霆斯發如日斯臨影響  
謂民忘公匪今斯令熒天之粒民以為  
貢土有稍食餉道之行繫水之力雲濤  
翼公終佑民民思無斃  
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有序  
漢置郡國均輸鹽鐵官鹽官天下凡二  
大江以南者會稽郡沿海鹽會稽地  
廣矣海鹽以地產得名庸詎以嘉興一  
之利煮水為鹽齊蓋正之以為富國強  
輸法猶曰推夫人用之數官自受之而  
敢私鬻者鈇左趾沒入其物所以佐百  
賦之入也

振之費抑兼弁而防滲洩也當時所舉  
對願罷鹽鐵均輸議者重以安邊是用  
卒不罷唐置巡院峻推增估民已甚病  
請鈔授鹽則屬禁加密而公私交瘠無  
鹽官其制莫詳若會稽兩部縱廣數千  
之地地盡鹽也而以一官領之夫數百  
而鍾偶筭之而為籍錢人無以避此數  
鹽之法尚仍宋舊而統之以轉運鹽使  
同知副使判官負四重其官故常選用  
三品銀童出入乘三乘傳其部之掾  
承命不敢少後官以轉運名則夫開闢  
通諸使判官固得專而制之非如它有  
司受成法干



上按而行之猶衡石之不可以輕重低昂之也國制  
 二使摠凡司事同知副使判官歲出分司准校其鹽  
 鹽之次第而下上其賞罰冒禁而私鬻鬻者即議真  
 干法任專責重則雖同知副使判官職有等差固視  
 二使而与之侔焉其選宜不輕矣嘉興大郡境內列  
 置五場場歲有課有官吏以奉其成盡有倉庾以時  
 其出納自比年旱乾潦溢之不常凶荒札瘥之繼起  
 亭民疲於剝鬻通課未償新額日積官民胥為詭戾  
 若束溼然急則促數耗矣元統改元之明年轉運副  
 使穎川李侯實分治其郡於是侯在官諭三年論於  
 聽聞酌知其弊至則進其長亦曹吏而誠之曰鬻鹽  
 有必服給本有戶帳私鬻必出於場其私鬻必受之

卒伍法既尚禁吾不貸之以情法既當予吾不私諸  
 其屬利既當舉弊既當革尔明告吾吾其敢不悉力  
 自吾身以及吾之屬吏知以簡御煩以廉率貪而已  
 允著令之既具吾與若曹共守之一或不恭吾不以  
 然毫貴汝也唱名給本隨至隨與無畧刺之淹無銖  
 兩之損也按行團寵單馬蜀童穉穉既資取諸裝橐  
 勸其勤而懲其怠不啻父兄之智其子弟教戒之出  
 威於笞箠有犯私鬻鬻就逮而未則為之疚心疾首  
 推見至隱傳之輕典開其自新以不陷於酷吏之深  
 文不入於上罪之極拳雖波重銅人自以為不寬舍  
 度受納辨其色澤為之平槩取是釜鍾無贏合龠贏  
 孺齋叟以次進輸莫敢先後手執筭籌鈎校登耗飯

疏水飲若固有之無賓客之迎付無庖傳之讌然去  
之日如始至焉蓋亭戶鹵丁躬笑涵煦之恩感哉不  
忘義也而若齊民獲安力作以無隳突之虞以免織  
羅之害如春風時雨之及物而物不之知則仁不勝  
用矣今侯以治辦還司而民之飲惠沐德者咸願列  
侯之績刊之貞石小後至措法迺相預言曰吾濟小  
人躬稼而食無乏藉於鹽官而終歲勤動積其布縷  
粟粒之贏曾不足以當捕吏之飲醕之資自吾李侯  
之至而始得率作興事以遂有生之樂孰能詩乎其  
注詩鮮以永無窮之思予方悲世鑒之不明慨民岩  
之滋甚而於是舉獨善夫人心天理之不可以終泯  
若如此則為叙而繫之侯名某字心卿由中書掾入

官宰滿城守泗上皆有惠政在民民為樹碑以頌遺

爰有為有守今將陟明于

朝宣其智略舒民隱

憂薄海東南于齊望之鹽筴固其一事焉耳侯之四

子皆學為儒仲子國子進士第三子舉至治丁卯進

士第一詩書之教藹然一門侯之所存茲可見矣頌

為郡民紀惠而作非其屬之私焉先之以辦課之實

亦推本而言之者也頌曰

鹽實地產厥味維鹹海王之國利盡東南齊正其筴

積之成富漢鹽鐵官視為寶路均輸使屬賦及丘民

籠利而行兼并相因唐置鹽院宋始定課權其重輕

以滋食貨經費之出有國之常權法既密民用疾傷

聖元龍興制則因舊轉運名司官以選授藉戶給本

課無羨贏請鈔以佑予鹽以平徒法不行人執其柄  
校庶盈虧戒不恭命曰是嘉禾望于浙西明公五場  
有弗能齊歲龍在戌元統之二副使李侯持節往涖  
謂吾奉法維以規成毋愆于素毋感于傾官有工庸  
俾時散給尔有常輸則以時入稽其耗登示之勸懲  
尔無私鬻麗于大刑法令在人昭如星日吾將与汝  
守而勿失國有嘉量坊民于茲吾飭庾吏毋尔面議  
吾少也賤衣糲食糲今而賦祿行有舍麥繼粟繼芻  
有藁有苞敢以口腹貽尔告勞一夫連繫株連百室  
侯鑒孔明鑿穴斯室在民力生食稻与魚向非吾侯  
曷寧尔居昔侯未來憂頓屢嘔侯既戾心燕及黃芎  
治功成矣侯則言旋民之戴侯列病在疆後侯重來

持節按部以卒保我綏我眉壽顯允吾侯家有詩書  
論魁碩望承襲之餘眾仁負義侯既自致床笏如林  
觀厥報施官守言責世豈嘗無無得有失是誠貞子  
侯德之純如金如錫天詩揚之垂後楷式  
東陽丞楊公景安解  
于得寬之徒逢掖之士謹然言曰茲歲丙子公之涖  
官適三年已而原田無秋民將阻飢公曰吾其可以  
官滿自諉躬懇天府必次聞于帝侯者請如故事檢  
覆其蓄厥既報可公以牒當分諸諸鄉一童一馬襟  
波徑往次舍必珍葦廬食飲取諸囊橐視田勞農已  
事即行跋履无阻勵數旬歸治涖侯代遠然若無德

於民者聞古有信留之典吾將破產葬而求之不識  
可乎嗟夫官民之間相臨以勢方滿秩將代旦夕解  
去嘖呻戚休吾何繫我而公之是心焉不能忘耶當  
救患若已隱憂雖一食飲一器秣之微不以重累吾  
民宜乎天之後慈真若志子之去其慈母而疾者之  
失其良醫也述公之智其賢於世更遠矣然則頌借  
寇君與謠於度壹是吾民可已不己之情予茲有聞  
取忘傳信乃作揚丞徐田頌一篇以永民思竊附風  
人之義流為孺子之歌頌曰  
大縣置丞丞以貳令之終闕漏蓋闕成政舉斯如彼  
實制民命其肆令治之共理惟寅占位涉筆丞豈其  
臣有智必協有謀必成其哉稽台不酌有公論繭絲

保障間不容寸民鑒孔明莫或流道淇東陽在婺百  
里之封庶德章章有丞揚公揚公制政健敏而通  
先時丘民喜聞樂訟公痛其衷不震而竦令雖執競  
民獲康其琪因賦定役則罔後艱重其所輕滋以宥  
茲賴公司平里謚閭安琪民奉公上有庸有調挾是  
序誼烈甚原煊公為事程無尔酬暴琪衆方置置莠  
言盈庭汨其腥腐亂我芳馨繫公主靜神聽和平琪  
亦越三暮俟瓜而代時秋亢旱赤魃為害焦澤藉原  
莫觀經艾琪公感于懷往籲牧連謂此巖邑民病無  
年不蠲其輸則瘠而顛琪誠至言諄卒獲聽受即命  
行田檢括疆畝公曰昇我予其奔走琪既屏物從亦  
載糧饑單馬羈童陟嶽降丘勞來疲吐使無隱憂琪

明曰明府顧我復我不驚大雞不罵春莖遂我生育  
拔諸寒餓其官成而怠人有常情繁公一節不撓不  
傾俞是實德溢為休聲麒惟今部使張瞻明目刺貪  
舉庶令嚴政肅豈遺其近而弗甄錄其論公之才宜  
濟時康最公之績何愧明揚廓而天路跂彼雲驟麒  
賢智之生世常不數違而之思守約施博厦材既具  
不棄櫨搏其令人古人可企而齊罷黃卓魯夫何遠  
而相我揚公大邦維儀其我邑于西五舍而近謠誦  
相聞說丞如尹問訊堂陰酌言斯允祺爰緝蓋章播  
之康衢匪我誇公為後之模庶幾適人來而進諸祺  
柳待制文集卷之九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

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

墓誌銘

訓導江浦郁珎校正

元贈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王

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王氏諱澍字澍夫晏張卒時年二十二其嗣子  
興祖纔五歲耳母丁夫人即以府君之夜墓所居縣  
西北五里張園之原既四十一年為延祐四年興祖  
通籍下

朝為中書禮部主事品視第五得贈府君奉訓大夫  
輝州知州飛騎尉封汲縣男於是興祖將以府君之  
世業行治載辭碣墓請於其友東陽柳贊曰興祖不  
幸在抱而孤無所識知不能悉吾父之聲容而吾祖

母蓋常常舉吾父以厲明祖曰尔父多從而祖學判  
志讀書每授一經占讀數百過務口熟心通乃已戎  
時亦不見而祖之以度程之也尔祖嘗謂我是兜  
冠而文氣凌厲其進矣乎吾家故艱約及尔祖即世  
百為叢委其身晝日接人事外夜分尤力講不輟方  
疾既革強起抱尔著膝上泣指尔母而告我口入非  
貧賤之患而憂子孫不克成是子其庶乎唯二母之  
聖吾今負吾母笑言誌復泣下已而遂卒我与尔母  
知其言之痛而未忍即死者以有尔在耳尔父之涉  
於世者淺其智不大見而學亦無所施以吾觀之其  
涵茹植立他熊子弟不一二觀也興祖稍長即深識  
之今茲賴二母不失其家尚竊祿食以有饋祀祖母

今年八十有六吾母六十有七華皓後先並受  
顯息而吾父之寵第及於泉窆蓋曾不得半蘇以養  
是於乎道不亦至恨也哉吾子幸決而誌之庶有以  
慰吾父久沒之寃而且以飭王氏於永久貧謹按王  
氏卅家曲周府君之曾祖諱魏金貞祐九年進士仕  
至寶豐縣令祖諱克溫金季以從仕郎為輝州都孔  
目官兵疫起手治粥藥以活病餓者民德之卒捍城  
死難祖母申夫人始由輝徙衛州之胙城縣故今為  
胙城人父諱文昱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母丁夫人  
也興祖字景先溫鎮有清裁起家郡文學辟中書兵  
部令史歷樞密府入中書省為省掾秩滿以  
今天子正位東宮領樞密使時嘗奉署贖用恩進一

資授奉訓大夫而美顯矣有子毅國子生贈封令官  
五品始予其父階官勲爵母若妻即封縣君景先請  
于官曰與祖之祖母丁實保抱携持與祖以至於今  
願以妻呼延所得縣君讓丁宰相義之於是丁夫人  
與張夫人並封汲縣君人知榮二母以為王氏仁孝  
之符而不知景先之所以藉寵于  
國家昇祿其祖母者實以畢成父志而已余聞忠孝  
之門克受祀報若輝州之敷惠執節府君父子之仍  
世履儒其善厚之澤鬱塞充滿至于今而始發達流  
動焉豈真所謂盈科而後進者耶府君之德之漸吾  
蓋不知其所心也銘曰  
繫王受姓出自諸姬曲周之宗繼別始支于共于昨

載德甚儀祖烈揚揚孫謀規規有殖其豐而畱于施  
孰不畱畱視尔熱耕維昔孤孱鳩然奮飛有突命書  
賁于烝祠亦既顯乎而又燕宜明昭者天不特人為  
鏡茲家石用永厥徽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  
使仇君墓碑銘并序 代趙承 自作

仇氏墾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翔平臨  
潢二縣公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  
實又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君也君諱鏗字  
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已落落善占對長益涵  
操於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君生二十  
二年美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君布

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邸中久之列上其能即  
試君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廿年稍  
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廿五年進階州  
尹未赴遭內艱罷於是御史廉得君威州鞏昌數事  
薦諸朝欲引置言路不果廿七年廼以福建閩海  
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君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即  
用君為肅政廉訪副使間歲自免去曰吾復何為於  
斯世蓋北過高郵樂其上風曰留居十年大德四年  
以疾輿來揚州就醫藥其年八月十日卒揚州年五  
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贏囊  
副褚偁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年  
年其子沿濟濟浩廼克自力奉君之喪還卜大都宛

平縣西山下莊之原藏焉窆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  
塋五里君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為破多本教化  
而目持其身然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  
初不顧已而計曰貧者需銖兩以濟幸我見之他人  
則持去矣即俯拾納袖中俟有間求者至自言適感  
得將營親墓君詢驗果然出金還与之其人泣謝道  
姓名君詢之曰我豈市息哉在城州民張氏兄弟訟  
家財吏展轉迷賂更數歲莫能決因亦致困匱君召  
諭之曰若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塗人耳  
君曰弊同氣以資塗人汝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  
抱持以哭向君叩頭曰今不敢復有辭矣遂與俱歸  
時屬縣吏李芝秀慢令當答君望見即命釋縛呼前



曰若軀長六尺徒甘撫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  
吾與若三日限若不力吾將重置干罰後君出安西  
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君遽下馬拜曰我當寧更也公  
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効節兵伍為千夫長微公之  
德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僚吏請出  
禱羣望君曰得無以寃獄致是乎取某事按問得實  
平反上之大兩三日在闔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為利  
獻上徵厚辭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  
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君急勅聞有旨罷其役命按  
致言者罪建寧劉氏居麻沙村曠中仇誣其有反狀  
州若縣將織羅成獄君慮因及之喟曰有是乎即以  
法抵仇而劉闔門數百指不經一人君仕雖早當官

之日不多於開放之時故其施為注措驟逸不傳今  
掇其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其既書如是其  
所不書大抵可見矣雖然備為試用者小耳第令充  
周而克極之則古既謂備吏不足多也君曾祖忠源  
士為定遠將軍蘭州司法祖福亦明威將軍父昌平  
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慶士者府君自號也  
後以君弟銳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昌平縣  
男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蕭國公謚孝懿  
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一女後夫人韜合氏  
先一年卒生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附治高郵府  
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濬從仕郎大都護府  
照磨浩曾寧路聞善縣學教諭皆曰吳憲御史臺掾

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早卒  
姚庸承德郎中書省檢校官孫男四人曰慶璋延昌  
順昌敬昌昔君愛錢唐比過之去來輒留旬月往往  
援琴筑以寫山水之清音久焉若新得之故與子同  
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君薨八年矣而其子濬  
丐予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君實知之矧專記集  
尚庸何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疏疏掩之渠渠  
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莪之消謂德既儀  
不卒于施而又年不泚其盈不改于頤以游于天  
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迺西山之原岡阜厚完  
有封斯阡以引其休以質諸幽尚考銘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有序

延祐三年四月十又六日宰相奏以前秘書監秘書  
郎席公為輝州知州越七日御史大夫復奏以為監  
察御史五年五月一日卒官卒後五日其妻元城縣  
君薛氏奉匱殯京城南明年正月十一日始以舟載  
歸其居大名路元城縣將卜墓前行戒其女奴撲公  
平生所為詩文記序銘頌藁卷滿一篋來告曰吾夫  
邃於學而鬱於用其所著見大略具是吾婦人不能  
悉凡外行吾夫在時雅幸知子子為我考釋其尤灼  
灼者誌諸幽亥雖斬焉未亡將他日有以見吾夫  
於地矣贊哭且辭既明年其連郭君德夫實又以元  
城君之言來速銘蓋贊始客京師公方去官中秘書

高居委巷蓬茨一室不能具几席而彊志確立如古  
獨行君子間一造之坐譚亶亶或時竟日不發一茗  
知其所學為有源委者夫其養之之充則其發之碩  
遠無疑也而心於是殆所謂天者不可信耶公少學  
於翰林學士紫山先生胡公抵適時集賢學士雷公  
膺翰林學士王公暉與胡公同稱文章家公往來三  
公間其醇然不雜則多得於胡公而芳澤厥滿皆其  
自致處困能身往往推極命義之微以紓其抑塞傳  
者以為是怨者之辭耳宜乎公之窮而遂以不振也  
公早以御史薦為殿中知班御史中丞公嘗目之  
曰是真讀書明理者吾知其不曲撓矣尋辟掾太師  
淇陽王府三考當入流內銓即試秘書監秘書郎比

三載其長言於

朝曰席某最宜於室額目留不遷於是復以為秘書

郎至大三年

先皇帝方正位東宮而

武宗皇帝在御公為澄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槩

曰正已而格

君謀

國而任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臺臣藥石也元氣

受病則有藥石以輔之彼此相維而至

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為御史首論選官

之法固欲循名而責實察言而觀行為執政大臣者

可不監其失而圖其終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

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會內迷臣有欲茅藥為  
中執法者一臺愕眙不敢動公獨抗章柱之尋亦自  
悔心延祐四年畿輔久旱春夏多霾風和寧諸旬大  
雪盈丈人畜死傷公上言應天惟以至誠愛民莫如  
實惠陰陽偏勝理有致然宜合近臣經事多而識慮  
審者雜議之凡政令得失民情休戚咸得上聞庶有  
以啓悟  
宸衷圖回  
天意他天論列尤多帝精鑿削直或從或違其効蓋  
可睹已嘗曰搜摛案牘而送日以計期會深文以扶  
細碎吾無能也其徵於書如是而及以吏事屬公者  
莫不云然嗚呼亦志其材御史矣公諱郁字士文歿

時年六十自承事郎三遷官至階奉議大夫其先太  
原人中從人名全為大名名人相諱珣不仕父諱榮仕  
為將仕郎衛輝路獲嘉縣主簿卒以公恩贈奉議大  
夫大名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封元城縣子母楊氏  
追封元城縣君公之歿蓋無主後無一銖之貲無一  
鋪之士始喪至葬薛氏盡斥簪珥鬻以供具薛氏奉  
訓大夫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諱均女也其壘以  
乙丑某月某日其域在大名縣安家莊昔公受言於  
紫心先生曰士所以異於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  
問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  
政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極而衰氣數之必然  
故君子憂治安而惡盈滿所以君子小人之澤皆五

世而斬蓋識之座右恐恐乎懼一言之不售也公所  
為文在葉猶數百篇贊將叙次傳之姑述其世業爵  
年而系以銘系曰

繫人有生衆萬不齊或坎而流或隨而隳其人其天  
孰全以爵亦昌於言而德不施允茲与存抑又何欺  
有寤斯藏有緝斯纏式慰尔婺諒以章之

方先生墓碣銘并序

滎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  
華山山之与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  
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千宗有戶部侍郎贈光  
祿大夫諱揚遠与眉山二蘇公同為嘉祐二年進士  
其子滋亦在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

志游常欲漬之以昭德孫性汲汲無恨行地不廣接  
人不多盖老而愈就初本陳氏子在祿而先府君命  
為後曰是能續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執郡上  
貫外祖閤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  
以族不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丞相  
尤器惜之將其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  
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  
顯人則庠贊之間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景家  
者也始盖用為文以應有司後乃束其輿囊志之  
旨而一發於詠歌體裁純家聲節嫻婉不緣琢鍊而  
神氣浩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  
有眉目与其伯兄弟開家塾迨致先生吳溪上運好

賓客則採旒雲月嘲哢林水間稱善括藜吳越善  
父武夷謝翺皋羽序其倡答諸詩曰風雨集以謝皋  
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為函骨葬嚴子陵於臺南  
聞歲而遊訪遺攬古興愜增鬱自陵陽羊公獻之新  
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顧聖子剡源戴帥初永康  
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蕭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騷  
文字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色然  
嘗歸京口泝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行桑鴈蕩大龍  
湫挾摘景物率藉為賦詠無一毫微世意或以是迂  
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我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  
尤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  
著述合若干篇未論次得諸躬無若貽諸後先生  
幾為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卯年八十又二夫人李  
氏先卒於賈為從表也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  
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兆  
在汕華南東子男二人擇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  
張佐黃旒趙必俊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貫少親事先  
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  
先生每翼張之道齒齒士獲有祿食于  
朝是敢忘先生教指狀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  
介其孫婿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解疾書紙與人語  
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城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整整  
不見老人敬側態方意其雖解豈遽衰者萊還而題  
錄事以訃至賈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矣塚

碑表墓非賢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  
之志也夫銘曰

不墮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磬鍾鏞  
槩若釜鬲鼓闢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內不兼  
先生中身退然潔廉發其和音不懣不懣不羞廟郊  
卒死于淹歸歸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乎用占  
有封斯隆如車如檐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亡甥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并序

內弟東陽俞仁傑將以月日葬吾甥府君乃自其鄉  
貽書京師告墓期資哭拜已南嚮祝曰貧為貧持祿  
以瘞于茲喪不及臨墓不及虞罪也矣贖獨假茲蓋  
石文著府君之隱德闕行曾諸其幽尚庶幾有以慰

其營魂於地下則系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  
寬祖贈承事郎諱嘉會父通直郎衢州軍事判官諱  
能平府君幼從鄉先生學治經為小戴禮七義下筆  
纒纒千百言宋咸淳七年仲父閣門舍人公當任國  
子以其名牒上試入等得補太學生祭酒司業博士  
第其所業常在諸生右又明年外舍校定成即升內  
舍宋太學制有三舍法由其選黜能文章則階通顯  
矣於時府君纒二十餘而衢州公方監省舍門與閣  
門公並有列于朝所交皆望鄉達士府君旦暮冠帶  
出入橋門肌膚澤指儀觀秀嚴人以為是藉諸父以  
成名者何足與寒暖角哉父從院小吏竊錄其文而  
證其繩尺之當否則更翁之稱讓悔謝其知之淺也

又數年而宋亡六館為墟府君亦徑歸不復出崎嶇  
兵間生理銷落蓋晚得重脰疾寔坐一榻吟呻化畢  
外獨嗜天文圖書探研澳曠不遺毫絲嘗送推其機  
祥災沴之所起曰後當然耳已而果驗然不以語人  
而人亦不識之間則課子姓讀書者舊過門問故京  
入境離合交交出屢銜衽接席歎歎感愴已復歡欣  
笑呼賈勇為樂猶有承平風流意態自餘壹不掛口  
其言曰成衰者物之變也而吾之不變者曷嘗有盛  
衰哉嗚呼府君非得道者歟其卒以延祐六年八月  
廿六日壽七十一寔以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兆在  
西部鄉金家山夫人胡氏子男三長仁傑也次傳翁  
早夭次儼翁出後同邑卜氏女一適胡漢漢崇儒孫

男三文璧文奎文恭孫女二適呂康王致平閣門公

則資外祖通判靜江軍府卒官銘曰

始之遂遂若或將之終之寒寒又或方之不磷不緇

嚴其休光蓋河曉矣德則允威于以誅之維後之章

元贈太中大夫東平路提管輕車都尉廌門

郡侯田公墓碣銘并序

延祐四年朝請大夫德州知州田君澤既去官以老

中書為考秩進太中大夫而以中山府知府致仕五

年為至治二年

天子推恩月下罷及其世生封歿贈具如

詔書於是君之大父母父母應在卹典得顯贈有某

曰世昌大父也階中憲大夫官南陽知府勲上騎都



尉爵鴈門郡伯曰誠父也陷太中大夫官東平路總  
管勲輕車都尉爵鴈門郡侯曰李大母也曰趙母也  
並追封鴈門郡夫人泰定二年君年七十又九而君  
之子居中亦且六十又一相顧言曰吾世鄭人始吾  
大父南陽府君遭金甌嘗攝承其州事亡幾病免卒  
時四十五亂益急李夫人徑携吾父與二弟冒賊抵  
除間走渡河北居保定因伍民以著其籍吾田氏宗  
什而復植夫人力也父之以各弟屬吾父曰尔兄弟  
留應更錄吾挾尔季還老于鄭矣得年七十八以卒  
故吾東平府君方在艱棘也知奮厲自力於生業卒  
能紓窮取裕以開其家及進從學士大夫遊則慨然  
興起謂吾今不遠於侯吾兒既長必求明師教授

成就之毋其勿替以引乎自吾有知猶常常奉之以  
習以儆吾父雖遠而訓言在耳敢忽忘哉今吾幸藉  
祖考遺德保有祿食歷八官而絲毫不隳於吏議遂  
得休其衰耄以下從先君於京尔復有子有孫其  
深識之又曰吾且暮人耳吾大父母之葬在鄭昔吾  
守鈞嘗改卜窆鄭之新鄭縣韓保村吾子孫生於保  
定吾父卒於保定而田氏塋于保定盖自吾東平府  
君始矣尔遊居京師孰能文辭以著吾志尔特吾言  
而往請焉倘哀而畀之則鏡諸窆下表諸隧上尚田  
氏永有寵綏居中嘗善於資宅日攝齋於門前致其  
父中山君之戒曰子而不謹吾無以及白吾父資口  
葦子仁人之心子將張之不暇而敢以辭嗟乎春兩

既滋草木怒生至其條與葉茂而本根之蔭藉或不  
能無賴於斯予觀田君之以致知其積累之有自則  
夫享有樂康而子孫啓慶之若是吾東平府君之蓄  
播於前者宜其獲之炊之而無已也府君之卒在至  
元廿六年十月二日春秋六十又三卒之七日寔清  
苑縣馬車村後十八年而趙夫人卒蓋七十又八矣  
即舉以祔府君之兆子男三長澤也澤字濟民次渥  
次淵淵早卒孫男二長居中也次居仁曾孫男四長  
恕從仕郎大都酒使司提舉次恂將仕郎順德路廣  
宗縣主簿次恪次懌曾孫女二長適翟居禎次未行

銘曰

曰佳為生顯氏于齊粵有代序乃別乃支譜散宗絲

逝矣莫稽攘攘鄭郊瓊瓊夫屋相時毋賢暨子育鞠  
畔漫流離式嗣式續基之煥之以有東乎爾畜必流  
尔鬱必聲保人敬恭言觀成庶成伊何以兄有子  
亦仕而優弗殆而心微其寵章烝昇考妣維考若祖  
歟今之人匪朝謀夕車來賄遷賈罔常獲視彼田宗  
其慶安宅四世百年孫曾孔儀曷其以徵墓則有碑  
博士司誄維顯詩之

亡友王君景先墓誌銘并序

景先姓王氏諱興祖自中書東曹掾六遷官至朝請  
大夫禮部郎中泰定元年四月扈從如北都七月十  
八日卒既守官舍與其隳還京墓瘞文明門外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啓英衛州西南小店原距州三十里  
景先本曲周之宗其曾祖在金季嘗為輝州州佐捍  
城死難曰留瑩衛之脈城為其縣人脈城殞古河道  
比年飄砂擁礫漫沒入廬舍冢墓景先在時方欲求  
地改兆不幸早死今嗣子毅翽翽承志以獲吉卜而  
不知景先之遂後入此土也始景先五歲有父喪賴  
祖母丁夫人克自生殖踰冠學業見端序即起為汝  
州學正試辟兵部令史由樞密掾入東曹會  
朝廷議行科舉以興能取賢凡所著令必經景先手  
乃定延祐四年考成用  
仁宗皇帝居東儲領西樞進奉署贖恩超一資授奉  
訓大夫中書禮部主事改大宗正府左右司員外郎

尋拜監察御史按河南廡得其首參知政事宜西陌  
丁醜陞民吏數事劾罷之次江陵召為吏部員外郎  
亡幾出簽燕南河北道肅政廡訪司事建言敦本崇  
化在尊右儒術曰七所會粹漢唐諫臣遺事曰憲覽  
數百條廷論賞其知要慮囚至大名民有彭四自服  
為盜繫獄踰年景先閱其辭遽曰此非盜盜未獲耳  
已而果得真盜疏免彭而論長吏失入如律滿二歲  
復以禮部郎中召還死其官春秋纔五十二娶呼延  
氏一子殺國子典籍景先事丁夫人孝謹夫人餘九  
十猶在養景先旦暮節時其食飲怡愉樂康忘其羣  
也蓋景先敏學強善與人交慎終始平居不屑屑口  
語而臨事持議卓見廉角從仕廿年家無一瓦之覆

一廛之耕以寧其居老母丁男孤寄京師平生交友  
多賻之者其呀环畜經史子集數千卷古名人書畫  
數十軸而已尤好為詩趣尚恬素辭亦清冲在藁數  
十百篇往往多可喜予來京景先辱与之遊命其子  
毅從學治經深懷密挹見輒傾盡在東垣書疏往來  
無虛月嘗欲聯驢吳越擊觀山川形勝以攄發其撫  
今思古之情而景先不能待矣將槩叙其出處昇毅  
侯墓期鐫之樂石納諸墓中而毅復泣拜以請景先  
固善予言其又何辞若凡世系具先府君誌銘此不  
著著其歷官行治之可傳者銘曰  
古儒行猷無贖學稽經用律道斯博景先進途如發  
橫端車而馳閑矩矱羣飛方擊見孤鷄孰返其歸赴

冥漠九原茫茫吁可作

承直郎管領拔都兜民戶總管伍公墓碑銘

高安伍氏著籍于其縣之仁南鄉上泉里者實自豫

章臨江再徙以來至管領拔都兜民戶總管諱先輔

始嶢然稱大家望其里中矣拔都兜漢言健兒初

世祖皇帝統壹疆宇勅嘗扈駕南伐驍勇十一萬戶

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總管府為署

官比秩三品搃凡後之政令其貢賦物佑則因湖廣

行省以輸達于土蓋不乎兵民之間而優養之也延

祐三年公用

東朝宿衛恩起家一命泚其府在官三年樞密目方

奏公政績宜遷而公以病滿百日當免徑舍歸間二  
歲復至京師覺體中風眩即日南旋及家猶經紀諸  
務甚悉泰定二年秋九月疾作遂卒得年六十明年  
冬其孤乞恭上兆撫州臨川縣明賢鄉白竹坑之原  
將奉匱以窆先期屬其父友廣東帥府掾李榮持事  
狀与其府所上最牘走鍾陵乞辭以揭諸其墜予讀  
太史公書見其紀次三代戰國秦漢事本末可稱道  
或者謂退處士崇墳殖更有所蔽然不知治產積居  
在退時好取世資而推利任義不拘牽常美固卓然  
豪華之士或若公甫試而効其可考信者如是是長  
以表著之于後矣公自必有智力用之管幹輒操其  
贏久之治別業豫章度資用益裕闢塾里中致名師

敦其子姓以學實義廩賜宗黨鄰比之不能自振者  
豫章城東出聖仙門通道吳楚粵故杠梁壞公伐石  
新之治鐵博一百五十尺銜石為錮且屋其上比至  
松滋松滋民阻饑公糞囊楮得中統鈔三萬六千貫  
移縣俾計口予之而富民亦稍出粟以佐所全活三  
萬戶有奇前是府建白水書院便學子肄習而庖廩  
不繼公曰士有事而食然則學非事乎輟羨俸一千  
七百九貫率先僚吏為市稻種田三十石其贏猶五  
千貫樹為學食毋錢山南廡訪使者善公幹敏檄行  
縣經畫江陵侵浚學田之在版者得水陸田林園一  
百一十一頃歲廣其租一千三百一十三石中統鈔  
亦五千五百八十五貫於是訟辭連民吏多移公廩

門凡廿餘事鉤致其情人以不究諸使皆列上其迹  
至完飾靡署增築達道徵工需材常有餘用而不以  
勞勩誣民為公之民蓋晏如也晚還上泉遭歲若候  
白郡願輸米麥各五百石從官中給食貧民又大出  
米五千石下其估償之尤無業者聽以力備葺刺粟  
石二百往賑鄰縣南昌進賢日為糜粥舖行者環其  
居百數里人倚公以生公襟抱開朗未嘗躬估舉為  
學問奮其猷行後手致貲篋鉅萬緡散施張不却不  
浮結賓客蓄僮奴樂赴人之急有古任俠之風使位  
與年可以俱得則漢貲郎功業可指取也嗚呼惜哉  
曰天富曰文貴曰大賢公之曾大父大父也曰劉  
曰黃曰傅公之曾大母大母也曰盧曰楊曰也先

忽都公之配而也先忽都宗王女也曰允恭曰朝弼  
曰趙寄公之子其庶趙寄更子普安為允恭後允恭  
嫡也曰普開公之孫也曰某甲子卒之日也曰十二  
月乙酉葬之日也曰承直郎公之階也曰興甫公之  
字也曰樂泉公之自謂猶曰樂乎斯泉云也予不佞  
既為擬其可書者序之又系以銘銘曰  
道散俗卑用智自贏進乘其時反虧致成如風水遇  
如區者萌果孰使然以施以生惟過而續其機不停  
既畢既新有益無傾我親仁宗由拊而榮翁之敷之  
信若權衡豈徒專已利神敵邪一節臨民民歌治聲  
將決于明載輯于寧飲德沐惠我鰥我悖志使樂郊  
移之里閭直究其庸胡不百繫有嚴慶源來衷繩繩

爰下葬龜迺闢幽局土深木長函辭恭靈曰茲公宮  
尚考劉銘

元故大司農史義襄公墓誌銘并序  
中書右丞相贈太尉鎮陽忠武王大勳在盟府不朽  
在史牒世稱真定史氏猶漢袁揚唐英衛而濟美過  
之大司農公謚義襄於太尉為從孫而金紫光祿大  
夫兵馬都元帥之孫也元帥太尉母兄鎮真定闔門  
言二死武仙之難獨二子先從大父行六部尚書留  
北京獲免季江漢大都督實生義襄義襄勇有大志  
太尉愛異群兇命冢嗣萬戶鞠為臣子攜戎襄鄂少  
長在行間耳目濡染衆號知兵甫冠長千夫從遂趙  
宣機餘寇手射數人萬戶後以宣慰掖下靜江行定

廣西十八州廣東一二州義襄常先登以功授承直郎  
同知靜江路總管六州事時有盜擾肇慶行省假義襄  
肇慶總管往討平之還遷奉訓大夫潭州路治中未  
行進廣東宣慰副使改湖東在廣殲洞獫狁德倂蠻  
艇千艘在湖破山賊柳季司衆七千括蒼路婁蒙才  
楊鎮龍衆五萬東阻叻摧俞高衆五千紹興殪詹老鴉  
林雄劉甲一衆數百溫慶間功最一時先是張元帥  
和範南海凱旋請以鄧軍還史氏宣慰使時為右丞  
應曰臣子耀可耀共我襄名也召至右丞進平章政事  
薨明日制下以朝列大夫鄧州舊軍萬戶義襄  
哭踊誓極前須平兵于嫡子榮長歸其官平章六子籍  
其田宅奴婢口物田之不自有一毫奉平章与四夫

人之喪返葬太尉也九尋以榮入魏俯伏奏曰是日所  
後父之嫡子生十四年矣宜代日領鄧軍  
世祖皇帝義之命也示嚴萬戶爵會將義閣波兵以榮  
樞大夫福建等處仁中書平章政事起義襄將其師  
別錫帑符鞍勒弓入疆甲兵未出復卹其世舊改授  
他帥於是

成宗皇帝始正宸極即拜資德大夫江潮等處行中  
書右丞至則除火餘官屋之傭若干緡禁官市惡鹽  
鑄城江東戶課金人一有訟行省目失儀者辭引義襄  
為證詔遣御史一按問義襄以實對言者指為阿  
黨義襄退居待罪一上深知之遷江西左丞又  
遷湖廣一平復還一兩服贛州也由軍廣東民下根

召人拜大司農無幾以太夫人年八十乞身歸養未  
報大德九年二月壬辰薨京師春秋五十義襄字免  
卿娶祖姑之孫劉氏貞順靜嫻不見喜愠事太夫人  
為令婦字子姓為賢母嫺黨視儀為生子男一壘資  
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女一適資善大夫  
司農卿王師聖泰定三年左丞按典式上義襄凡行  
太常為定謚義襄劉夫人亦先封常山郡太夫人明  
年夏左丞以事如廣州夫人遘微疾比還而亟以六  
月辛巳薨龍興寓第享年六十八左丞舍官扶柩浮  
舟萬里北歸真定將卜是年某月某日啓義襄之藁  
合窆姜固山之原都督此汝泣謂屬寮柳贊曰先公  
在殯久懼傷吾母心未就窆窆之禮罪也今不幸吾



毋亦至大故惟隧道有碑柳城姚文公嘗撥其大節  
者之吾將鏡之迺若幽堂之銘所以申吾度谷之慮  
若子其可讓貧弱齡以民事義襄公見其儀觀碩豐  
罪度弘邃拯戎赴敵奇略捷出而臨民豈弟如恐傷  
之尤好賓禮宿儒名士燕術無虛日盛德宜後是生  
左丞早以令猷拜牧侯藩三參機政克踐世官以光  
大元帥太尉之遺烈然則義襄曷其死哉尚書於公  
為曾祖諱秉直元帥為祖諱天倪都督為父諱雍平  
章為所後父諱格公之孫男四長鈞承務郎籍田署  
令次銀山長安金山孫女三長適某餘尚幼曾孫男  
女五六銘曰  
史氏世臣佐國基命宣承武威九土耆定桓桓

都帥執節死心孰存其孤以克保姓匪姓之保實鴻  
庾慶公生師中屬時鼎盛殪戎獲醜憬彼無競幢纛  
舒舒前騎後乘既輟西師重付宰柄山區海封我藩  
我屏三邊晏安不戎而令徽為大農始還朝請  
帝曰汝庸子其聽瑩汝儀近聯陳善謂敬公拜稽首  
謀予于祭且有毋揚待臣温清忠長存短高聰幸應  
詔可未頽覆其一鏡公自服官被遇  
二聖太尉諸孫獨也淵靚其靚維何日節其性雖則  
宴娛不綴不嘗天道匪訛常以善勝道觀樵叢故想  
甌甌肆令象賢如泗有磬聲于廟階可間可諫倬茲  
人門輝光引快手開玄堂為神之廷公遊于斯死目  
當瞑石固坎深山經川亘尚利嗣人罔弗宜於陵谷

有遷於焉取證

師氏先塋碑銘并序

師氏寧夏人而有塋於濮陽之東蓋其後居三世矣  
徒三世而始顯且大若富人之稼然耘耔之力優則  
銓艾之功至豈以旦暮計獲為贏哉泰定二年本江  
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工部尚書出宣慰淮  
東升秩一品按典式得贈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  
某自中書兵部侍郎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追封寧夏郡侯父諱某自中書禮部尚書  
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追寧夏郡夫人  
於是以公貴凡三錫命書美寧夏之俗僭民同

厘而異版郡侯之父諱某仕夏為管僧官在國中稱  
大姓郡侯生十四歲會天兵破滅夏以西有  
言戈矛所向者皆無遺育郡侯方被驅太孀昌王  
見其姿儀頗慈駿澤解潤憐而生之解駝鞍覆上使  
伏其下傳令者再至太孀不得已宣言曰今定何  
西一國不留一童男備貴主炊爨乎遂收置邠中  
迨長出街使命歸致不賦有忠實稱大孀薨郡侯  
亦以其家十大名之濮陽居焉又營別業汴之許昌  
汝濮東之塋即祖郡侯郡侯生郡公允慎厚尚義不  
樂為浮靡事平居雖臨早隸無私悞崇重儒術教子  
諄切終身未嘗出一惡言鄉里号为德人卒年四十  
九葬濮塋第二域蓋師氏之在濮陽肇基於郡侯塋

講於郡公而塗墜要冊於廉訪公其所由未漸矣不然郡侯以童羈之身脫鋒刃之難東來數千里卒開子孫顯大之業以余觀之其積仁累德是不特一世哉肆今廉訪公早用才敏躋榮仕路再還而以左右司都事佐河南省拜南臺監察御史改西臺復以左右司員外郎佐江浙省召入為御史除浙西廉訪副使遂以右司員外郎召進兵部侍郎出牧平江選為京尹遂長工曹入儀班著出秉旄節宏猷碩慮山立雲霧方中外期屬如公不四五人然則公顯大其祖若父以光裕于師氏之宗者殆不心是也嗚呼七之誠善下躬不克自奮雖湮鬱於一時而終焜耀於來世又幸而代遭

聖神崇孝勸忠著為褒卹之典寵有封爵澤及漏泉曾不以遲速幽顯為間則夫求天道於悠邈而忽人事於細微微諸師氏吾固不得而深信之美郡公子男四其一早世長即廉訪公名克恭字敬之四男曰王氏累封寧夏郡夫人曰蕭氏累封而卒曰拜葉倫氏曰周氏次脫脫木兒以子通籍得封承事郎長垣縣尹娶乃蠻氏亦封宜入女四適某某某某孫男六孫女五曰恒曰晉國子生公試入等承事郎同知州事曰升亦國子生婿曰某某廉訪公出也曰德寧曰寧羅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承事郎同知濬州事長垣君出也曰塔海婿曰某某早世者出也外孫安兒國子高等生起家承務郎江州彭澤縣達魯花赤

丑閏泰定四年進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  
人其四皆掇文科餘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究矣  
乎昔贊以博士教國子晉升學羅執經席間審知公  
立朝大節迺茲備官江右實受容察公謂贊曰先蓋  
之碑無辭以刺遺美不彰余維多罪子嘗司誅奉常  
所言宜昭潛信後其為我著之何如贊承命叙決復  
系以銘銘曰  
上條川支演迤西采絳于夏墟風氣始開其產美玉  
球琳瑤瓊或顯或湮由見者異湮為淵珉顯為瑞器  
裝而之州不必迨世維宗師氏曷其祖東匪雨兵棘  
啓其逢辟彼流坎抵平則通太鼎養資通家于食  
然我聞孫仰受成式式是孝忠明揚庶幾此儀于廷

亦向亦宣靈承湛息大真幽泉元佺上公疊褒重迺  
公曰斯寵吾祖吾父蓄厚報優余何能舉墜有桓碑  
廟有簋簠不聲于歌胡考其休濮東之封自吾祖侯  
念瞻夏西興雲如丘高曾之靈赫其戾止同佑我後  
歆于茲祀託辭於珉式究終始  
周東揚墓誌銘并序  
東揚之學成於科廢學散之後其植本豐故其枝葉  
茂也迺祐初元  
仁宗皇帝才出宸斷尊右經術闢科舉取士之路而  
新學諸儒以非所素習挾其利而取之議者咸詬病  
焉獨東揚大立小隨恢恢乎有游刃之地矣迺祐四  
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有司訾其崇詔不合意不

得第七年復以禮記舉上明年至治元年擢丙科授  
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零陵在荆楚上游俗戇民囂  
東揚至則因其所蔽為開說仁義使知去彼就此孫  
有巫姬曰國母自詭能言禍福為書數通使弟子行  
民間愚者爭頭標名其上由是趨門日眾東揚曰張  
角三十六方其初亦不過是亟逮與于法比縣祁陽  
有馬前卒毆民至死長官故匿其實東揚次當檢覆  
得其情積中一記即伏論者常謂儒者迂疏少切而  
不知真儒之効固隨試有成者如此代還赴吏部銓  
調為南安路上猶縣尹致和元年三月到官其民素  
聞零陵之政私相告語曰吾縣多幸  
朝廷畀以善人長者庶其惠休于我吾敢自戾于治

夫幾疾作猶強起署文書理訴獄既而浸劇移告北  
還以五月十四日抵家二十八日遂卒東揚姓周氏  
諱尚之東揚其字也春秋六十又一曾祖諱光祖祖  
諱山甫父諱子鴻三世皆隱而不耀初室以王氏趙  
氏繼室以蔡氏子男二曰頌言曰永言孫男二尚勿  
東揚務為深遠靖簡不事祿術其學根抵六經旁出  
入諸史百家至莊屈荀揚左馬韓柳氏之書皆手目  
繕寫行吟坐諷將老不輟比州並邑走書授幣闢塾  
迎致以先得為快既取第需次里居來學之徒常數  
十人寤疑辨惑無不厭滿平生所著有禮記集義若  
于卷過言危言穀音又若干卷藏于家頌言將以元  
曆二年某月某甲子奉柩卜某鄉某原為窆就寔先

期以其友蘇椅所述事狀求余銘余初識東揚京師  
泊來江右而東揚調官始歸一再過余以其學交相  
證情好弥款別之上猶未數月而已不可作矣嗚呼  
余讀豐城志載鄉貢進士周鵠熙寧中既授勅書撰  
記服其序述之嚴論議之確而又得東揚所著雜詩  
文喜夫周氏之世再以文顯可尚也哉迺序而銘之  
其銘曰  
古儒治經爰稽其實本士徇名縛文薄質於皇盛時  
載崇經術取人以仁異材軼出東揚始亦用鄉三物  
射崇先登如稼斯鍾丞邑于荆績用化化既陟其門  
亦朱其轍尚保之年承休進律以觀儒猷以驗茂騰  
大車在行將駕而厥波鼈而老性壯而佛不仁者存

其音秩秩庶其方耒始光紹述有相斯亡惟君子至  
吾銘昭之聲于湮鬱  
元贈中議大夫同蒸樞密院事騎都尉追封  
南陽郡伯宋公墓碑銘并序  
至元廿四年冬十月南陽宋公敬之以湖廣行中書  
掾狗直節不阿積憤懣客死于靜江驛舍時年四十  
有六自公之死讒跡稍戢心論獲伸既而茲至伏誅  
天下曉然知有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矣初長沙武安  
王阿里海牙貳太傅淮安忠武王平定江南有功上  
疏及平章湖廣行省致公為掾於時阿里伯崔燕帖  
木兒出為江淮行省左右丞深務綏撫新附擇循良  
吏為守貳令丞人便安之如承平時中書平章政事

阿合馬既竊政柄一視偵財輕重不問獷悍黠瘖皆  
署江南官名海放選二丞輒從中沮止故有隙阿合  
馬銳意窮索崔公所歷地蹤跡疑似將傳致其罪無  
所得時公初升營田府提控案牘段其府嘗有下誣  
逮公入刑部獄使鞠者羅織成之公拒不承鞠者雖  
暴酷終歲不能更其一辭會崔公中禔死公得解去  
鎮南府征交趾大將六七十人武安與焉公以掾屬從  
兵入竟破險隘奪其若干城方上功京師其秋海溢  
潮盛交人乘勢潰颶灌其軍府倉卒班師武安脫急  
難顛沛公未嘗頃刻離左右也阿合馬改桑哥驟得  
政尤奸黠殘虐樹姪姪黨與聯絡中外要束木為左  
丞湖廣當武安持所欲為不得在遂以其積仇累怨

訐京師桑哥挾為左驗行其讒武安自裁死時要束  
木初見公實欲深致其毒猶誘以甘言會石大獠竊  
殺湖南左丞劉二拔都兒當統師往捕要束木迺宣  
言曰吾省維軍政制變嶺海間非練達吏豈能有濟  
命選公為本省掾南去而欲因事中傷之烏馬也再  
舉征交劉復主餉饋要束木特發公督造石康海舟  
据據纖碎無其迹猶下急符勾攝氣餒暴甚公在瘴  
鄉君鬱鬱不遂及赴逮益以憂憤得疾次靜江遂卒  
閱四年

朝廷大心桑哥誤國之罪要束木亦次伏其辜於是  
天下有識之士咸服武安知人之明而以公為能自  
靖自獻庶幾乎一守其身者矣公諱欽其字敬之世

為相人治岐伯鬼史區言為方脉醫金徙都大梁曾  
大父為尚醫入內診上脉息著聲始折家遷來河南  
大父值金亡避兵又徙南陽府舊縣口申州父全為  
慧多學依葉縣富人楊氏為婿故又為葉人三子公  
其中子也公起家試吏南陽府主供給攻圍襄樊軍  
用無乏以能擢河南營田總管府提控案牘武安識  
公材器拔於眾中故亦能以死報武安焉公之配東  
平趙姓生子男四曰文祐曰文瑞曰文瓚曰文琪  
祐三年二月甲申始克葬建康之上元縣金陵鄉龍  
灣之原墓已八年為泰定元年  
朝廷載定褒卹之典以寵嘉臣子之世於公之子  
文瓚入為右司都事得贈公承事郎趙夫人始封宜

入明年文瓚自監察御史左司員外郎出為江浙省  
左右司郎中加贈公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  
葉縣子夫人進葉縣太君天曆元年文瓚為禮部待  
郎升秩四品復加贈公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  
都尉南陽郡伯夫人亦進封南陽郡太君時文祐以  
廣德路寬庫官先卒文瑞以承事郎淮安路沐陽縣  
尹去官繼卒文琪以福建驛馬提領景先卒而文瓚  
之妻南陽郡君王氏亦卒京師皆寄葬淮浙間明年  
天曆元年文瓚乞告于朝所捧命書奠墓下并  
落兄弟內子之殯並附公兆次同域異窆先事請  
于其友東陽柳貫曰昔吾父執節懷義屢遭誣讟卒  
以讒死死三十七年而葬葬十有三年幸叨



上恩錫封子爵惟其著哀榮終始文諸隱石庶有藝  
制敢以狀私于執事貫曰公行應銘法侍郎又以禮  
請其將何辭迺序而銘之且以信夫君子之澤積久  
而流長者如此其銘曰  
并變而肝祿不以世亡而從仕委身徇義不休於威  
不切於利志立誠存之死靡二始南陽伯署郡功曹  
用文無害著其年勞進事武安從征于交孰我勝美  
制彼繹騷班師而還不亡一矢君子小人同趨異軌  
有妖者孤含毒跋跋正以攻全誰屢誰毀憂患憑陵  
殞厥中身諒哉一節可質明神子也初嬰既冕而紳  
天耶人耶定勝相因上聖垂仁率土沾冒亦臣昭先  
以勸忠孝有爵有封有後其歸葉泐根滋如雨斯膏

有制車旂有分土田子寵疏榮下漏凶泉曷以薦之  
尊學豆邊來假來歆遲公其旋規氣之升炬炳泉列  
既伸既止上昭下徹矧是佳城相望中葉何必故鄉  
有安無斃蔣陵之南爵其於楸再世相從樂哉斯立  
子之孫之是蔭是麻揭德振華以列諸幽

玉山居士胡公墓銘

玉山居士何以名不矯善不誣實隱於其鄉即以其  
鄉之名自謚焉象其德故稱其名也居士生宋寶慶  
丁亥得壽八十有九以延祐乙卯六月二十九日終  
于家閱七年而葬之之域曰樂丘其地坵塘迤於其  
家居士所自卜而自名之也居士孝積于躬而行儀  
于家中遭易代安隱無競既老而傳益夷猶林壑間

潛幽伏窈窕嘯寐歌戒情之以悲亦欣之以樂也焉  
於義故宗端里黨無違言周於禮故祀饗昏冠無愆  
節儉不至陋用不過奢其所履如此而其可以壽後  
訓嗣者不止是也方年八袞子孫將洗腆致慶忽命  
肩輿徑尋天台桐栢之勝登瓊其臺俯石梁經月乃歸  
霜髯朱頰望之如古仙羽人遊戲人間而偶見之也  
居士姓胡氏諱釋之字開甫其先自永康徙來東陽  
之王山曾祖諱亶祖諱元俊父諱景南受業于國子  
司業陳公大猷之門者居士之世也居士娶石潭俞  
氏柔儉慈順為令婦為賢母諸行卓然二子曰有光  
曰色席召席為姓後孫男五曾孫男八居士之流  
慶有行者尚未艾也俞夫人生淳祐乙亥卒延祐庚

申之二月三日壽八十二也明年十一月庚寅合葬  
之日也居士之同祖女弟適余甥宗太學進士俞公  
內弟仁傑實以有光狀來請銘余不得而辭也余觀  
自古史記所載隱德之君子豈必奇迹顯行越眾駭  
俗為足傳哉亦曰反諸其行而信實諸其後而無疑  
焉耳則夫居士之葆素守沖終於耆耄世雖一紀而  
其善行不亡固凜然大雅之遺風也序而繫之銘維  
以志夫實也銘曰  
不懶于脩不躓于行既壽而康以厚其生立鑒之嗟  
惜不百齒歸于樂丘體安魄寧尚利尔後迄觀厥成



意古人文。字經目。輒成誦。處室時。嘗孝和詩。伯父縣丞公戒曰。婦人職知婦道。詩非所宜習。蓋終身服之。不敢言文。年二十四歸中里陳君騰。實君故仕宦家。子又早孤。時經喪亂。橫賦重斂。日暴月虐。君素濡弱。常破產應之。家遂以削孺人入門。檢括內計。盡得孔隙。曰。此豈猶不可為乎。稍出其智。補室罅。穴芟除。蓄翳未久而。生道裕如。闕十三年。君即世。孺人益自力。於儉勤躬。操簿書。手執美籌。雖一錢一孔之出入。必使節葉可尋。而根株可以覆按。廣田疇。新室廬。諸凡潤飾先業。有男子志慮所不能及者。孺人子男四女。一喪父時。長纔十二。而季猶未眸。稍長入小學。闢塾曰義方堂。延名師就講肄。暇日則應舉小學書。且教大。指示警厲於諸子。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之。句又常常語及之。他日子知博習。女知順從。人以為義方之教然也。孺人質敏而惡華簪。耳服御不競妍。好晨興坐堂。理家政。問繇賦。問米鹽。言人人殊。而出語應之。各中肯綮。或時過午食不下。唯僮隸意其僕且休矣。而區畫靡密。滋無惰容。大抵治家。整肅內外。斬斬踐其庭者。見其左跣規矩。右循繩尺。而和氣充。物淫慝自無因而入也。陳氏族。咸宗中興。來嘗有顯者。余浸遠浸湮。里中尚五十餘室。孺人禮其尊老。而愆其卑幼。往來問遺。無愆節。戚疎少長。無間言。比歲丙申丙午。荐饑。里民艱食。孺人既為粥以活餓者。又下其粟。估稍賑卹。其未沾於危者。病不能謁醫。亦隨

證注善藥予之曰毋庸使宅人知其施實德於鄉鄰  
固如此孺人發居三十年真節潔行足以表見於世  
里耆聚謀方欲列正其事請加旌復書適具元統二  
年正月朔晨起焚香誦道釋經已忽覺體中小不佳  
就寢而疾作禱醫弗效子淚竭誠露禱封股和糜以  
進亦輒弗效更十日卒得年六十五子曰泗曰禮曰  
涓曰淚涓早卒女和適樂安詹天增和先一年亦卒  
孫男五元燾佛僧元亨元泰元顯孫女六初君之喪  
孺人為十歲室甫茲而消天撒之堪輿家言歲謂不  
利及三陵水兆域始宜孺人曰亡者得安其靈則生  
者宜有蔭藉費雖巨吾敢爾較之哉凡魔窺而封陳  
牲而虞肅賓製服飭具每盜諱也文曰陰陽拘忌為

人子承志亦宜知命泗因傳其書為其學焉於其泗  
必授授書者章貢劉君某後來為孺人謀相墓得某  
山之原雜食下用某月某日鑿龕某月某日掩坎卒  
之明年也易之狀曰易狀孺人之行得於宗老之賢  
者皆不謀同辭吁信然矣曩易從杜先生武夷柴論  
節婦之被推門者先生曰使世之公論不屈而有賢  
守令者出則若陳氏母之操行風節自當表而工之  
不然推復之令何為者哉孺人已矣亦從以重夫君  
子感念思古之情予是以序而系之俾淚持歸請先  
生書而表諸墓上倘萬一適人之米焉則孺人之成  
教遺範猶之以衣被來世而陳氏之不遂淚淚者庶  
其有正於是銘曰

遺家孔叢亟返之安其智間間生日以遂養日以備  
殯於中世有子有孫宜于其家相維斯丘不亢不汚  
高四尺者儒人墓耶

澹居處士馬君墓碣銘

馬氏望扶風而再徙于南者惟新定新亭之族允衍  
以碩禮部尚書公諱大同以政學顯宋淳熙間與紫  
陽文公實交相訂垂詩書之澤洽于孫曾雖所資所  
藉有淺有深大抵郁如也尚書伯兄諱大方六世得  
澹居處士處士諱之純字希文卒以至順元年閏七  
月乙巳春秋七十又六喪以明年二月某甲子兆在  
孝行鄉之聖雲原前葬嗣子恭命揆子瑩為書一通  
著其行業即請予所善東陽柳貫銘而琢諸緋纒之

研貫華嘗執筆隸奉常職在誅行而孝辭諫事又知  
處士為厚德長者可銘不誣迺系而銘之處士夷靖  
簡亮人也讀書務明體要不為章句綴繞視世俗豪  
撰智籠之術如疾狗偷屏羨黜浮自致饒裕然聞里  
黨間有一義可為奮勇赴之不誅不撓至死中有司  
嘗征商於野民甚病焉處士持旆忍行中書以為與  
民爭利非盛世事卒覆按除之大德丁未歲大侵處  
士傾廩以鋪餓者掩歎以從禮制或欲上其名應出  
榮補官之令則厚謝曰吾知盡吾力敢徼賞哉處士  
仲元早卒鞠其子如已子子尋卒鞠其孫孫又卒鞠  
其曾孫葵祭以禮婚娶以時植其門戶如初處士聚  
書至數千卷畜古今法書名畫亦數百軸花時菊景

繁觴陳俎從賓客歡賞引滿徑醉蓋歲歲當然將死  
語子若孫曰吾無愧於人久亦無憾於吾即就木安  
焉耳計聞間居野處之夫咸曰善人已矣吾將何賴  
處士之配董氏亦有賢行卒先一年卒舉以祔其域  
處士無子以伯兄之子後命族子請銘者也孫男二  
適提孫女一尚勇處士之曾大父諱崇大父諱銘父  
諱熙孫皆隱德弗耀曰澹居云者處士以自命也處  
士嘗患里中子弟為聲利塗塞耳目思一洗濯新之  
方將割田闢塾致明師宣昭經誼以大變其俗而竟  
齋志入地嗚呼佛哉處士之有蘊不試者如是是之  
以表世素後矣可無銘乎銘曰  
士非盜名禮可求野不有者碩孰起淪謝君子尺之

適觀大雅今其亡矣有不亡者紹聞德言以祭于社  
相維斯立孫曾受嘏

故平陽州判官陳君墓誌銘

鈞墓書院山長陳士貞過貫泣拜言曰我先人早自  
奮於仕道淹回州縣餘廿年方累聖繼明惠綏臣下  
堆思進秩便蕃優渥而疾病侵凌薄于既髦卒以不  
偶死今墓草幾宿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夫子蓋嘗  
辱交焉倘幸假茲鄉曲之誼界之一言則先人有知  
將不悼其堙鬱於土中也貫既拜而受言則退考鄉  
貢進士吳萊所為事述接其可書者序而銘之序曰  
君諱遠大字宏父姓陳氏陳氏本出彭城中世南徙  
占籍於婺之浦江鄉曰德政自君始又徙縣東北之

興賢鄉村曰其村君少從鄉先生學治經為尚書大義下筆無留思然好個儻之畫策慨然欲有所為於時會邑里初內附山谷獷強猶蜂蟻聚負固弄兵間則出相寇攘君曰吾其有以自效即釋儒服去從軍首建購捕之方次陳綬靖之略凶渠既得餘孽悉平幕府上其功而君亦隨計至京師得試將仕郎辰州路施容州判官未上而鄰土有警郡復檄君至麾下資其智勇多所俘獲大帥府材君之為而惜其棄之遐陬復剡上之意將引以自近久廼改全州路清湘縣丞在官八年稍進從仕郎贛州路信豐縣尹轉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於是君累官嶺海間風淫霧毒之所襲腰脚痺弱不良于行曰吾老矣不復有

四方之志矣因自免歸題其宴坐之室曰達觀華賓客至則命豆觴諧笑從容連日夕猶儒生故態也踰踰勃罕居十二年泰定三年六月廿四日卒得年七十九清湘介湖北窮徼谿壑峭嶮居其壤山有毒蛇儲之為蠱以中入立死而獄多寡辭君曰我人以售其妖此宜犬豕弗食可少貸之乎悉論寘于法撤淫祠魔菴又數十區取其材瓦葺新學官曰此教基也庶幾使民知所以教時方有事交趾全當空道餽餉所出他官屬或畏難遁去徵發調送郡獨倚君以辦贛有廢縣龍南居獠中而以其地隸信豐南安萬戶府蓋僑處其縣官命小卒為六屯使耕龍南曠土自食其力以備捍禦久之招納亡命橐籥姦私民甚



憲之而未有以懇也君列上其事請復置縣從其軍  
蓋按覆數四而卒無以易君之議焉君之政六抵皆  
可紀而狀君之行者徒以士貞之能言者輩之書則  
夫士貞言焉而不及者尚多有之雖以子之知君而  
不敢溢於辭懼非傳信之義也君之先配黃氏先君  
卒今配林氏治家得母道甚子男二長士元梧州路  
儒學正早卒次則士貞女二婿曰倪鈿戴梅孫男三  
佑僖倫孫女三未行曰夔曰文煥曰德潤君之曾大  
父大父也大父嘗以登仕郎自諱一官而未及仕  
君之葬其地巖塢距家一里君所自卜天曆君卒十  
一月朔葬之日也自君病廢卧家以及于死迄今未  
廿年而鄉鄰之後生晚輩已無有能言其歷官行業

之詳者矣使更閱數年則君之與存者幾何哉宜士  
貞求之表著之意汲汲焉而不敢後也然則古之以  
功業自見而恃文以傳者亦若是而已寧獨君哉銘  
曰  
智名勇功既謂達財隨而有獲繫乎時哉昔君用壯  
直奮無回乘于艱屯仕道以開轉丞試令績用恢恢  
駕車橫陽有沃西來孰挽而行孰軌而推歸承燕休  
終于耆台巖塢之丘封樹莓嶺相爾嗣人視崇思墮  
凡物之生有覆有培人胡不然自戕其枝吾銘尔貽  
併泄尔哀

盧氏母碣銘

盧氏母杭州城東人徐姓諱妙安歸里中盧翁翁業

坐肆販繒母常佐之操奇贏聯什一稍稍致饒俗而  
儉順之化行於其家穆如也生男女一女適徐永亨  
男德恒治岐伯倉公鬼史區言為疾醫里人詣門求  
察脉無論富貧賤率與善藥士大夫稱之初德恒  
見時行盛市中得道棄佩刀携白母母變貌切責曰  
是豈無主物哉曷不待其還求審而歸之尔未成人  
己自利如是吾安望尔怒經日不解德恒自少即知  
分別義利毋教實然也泰定四年母季七十七疾既  
盛語德恒曰汝能盡子道已惟當盡人道則我死其  
無憾又瞋目語諸孫曰勤讀書勤讀書語未終而逝  
二月十日也德恒買美楨為觀具嚴父為終治喪制  
服壹遵禮經既雨風沙濤江行求瑩城岡鼻間兢兢

惴恐若或失之如是三年得錢塘縣定山范村之柩  
樹塢相墓者曰宜卜兆者曰吉迺以至順二年十二  
月庚申奉匱即窆窆之明年將植碣表墓請子銘而  
刺之子惟杭故俗家有喪用浮屠老氏之法建壇場  
設齋祠歌吹作樂越月踰時舉匱昇之炎火拾燼骨  
投之深淵燕娛娛賓費數鉅萬以此相高漫曰吾不  
儉其親矣萬有一能營隙地湖山左右琢雕剝鏤為  
墓治隧又不過夸盛強飾觀遊往往艸未再宿而已  
夷為平陸其悖禮違義日趨於薄於愛親乎何有今  
德恒卓然拔流俗推其自尽之心成是回山之禮地  
不愛寶龜不祕智是開佳城以封以樹則夫致吾之  
孝以盡人之道固足以隆籍其子若孫矣翁諱華李

先十二年年六十八其葬徐村距桐樹塢數里而近  
孫男四浩澄杏子婆留孫女一德恒字仲庸治生厚  
交不為市道庶幾柳子厚所稱長安藥市宋清者予  
每資其液齊以為哀莫之防焉迺不辭而与之銘銘  
曰  
生則有養不覲其豐死則有藏不要其隆前林後岡  
函和葆冲是盧毋阡百世維宗

園一道人墓碣銘并序

園一道人為老佛之學得其玄微而不滯於名相所  
謂遊方之外者也道人願身廣額疎眉秀顙常所戴  
履艸冠繩屨而已然其風神曠朗人望之如古仙劍  
客性嗜遊名山水在數百里間一節徑造興盡即還

居鄉不為崖異而視世人用計巧取之術疾之甚於  
狗偷道人世居建之浦城諸祖以上皆有仕籍于宋  
族歿大也既冠而遭兵燹問閔離析獨幸與其母能  
出為死一生中早暮調適有甘節時燠寒曰吾有母  
在宅無恤也蓋汝身孝養孫焉中徙縣東鄉泰寧里  
耕稼想滌外託興吟嘯言皆根理天曆二年其歲已  
巳春秋七十又一以疾卒家九月十二日也明年至  
順元年正月某日葬大嶺下瀆原合于其配鄧氏之  
窆初道人無子已而有子其養子曰鐘嫡子曰鉉女  
二皆嫁里中人孫男四曾孫男二道人諱玉成姓李  
氏自號園一翁又別號翠陽子祖諱源父諱操皆業  
儒道人葬後一年其方外交虛一先生趙君嗣其自

京師未歲幾為予言道入世業行治如此請予銘其  
隧子聞語周言去智与汝故無天灾無物累無人非  
無鬼責若國一道入庶其似之矣為銘使刻置隧上  
銘曰

以知養怡而遊于玄生不百季樂哉其天

夷門老入於君行簡墓銘并序

至元大德間儒生學士蒐講藝文繼隆製作禮樂之  
事善彬彬在太平極盛之觀美然北汴南杭皆宋故  
都參曆考長江注猶在有能參稽互訂交證所聞則  
起絕學於敗繹殘楮之中寄至音於清琴雅瑟之外  
雖道山藏室奉常禮寺亦將資之以為歸治之黼黻  
若千所識張君居錫林君行簡則以注久而皆客杭

罪父于時染集賢貢父高尚書度敬解于都曹伯樂  
道承旨子昂為饒州仲山鄧侍講善之尤鑒古有清  
裁君每上下其論議而諸公亦交相引重焉迨治  
初  
明建首起君錫為大樂署丞將次及行簡而君錫死  
又數年行簡亦死士論盡然歎詩樂之不復振矣行  
簡林氏請敬其字行簡世居汴城中祖事嘗有官勳  
父民鑑卒湖南道宣慰副使行簡自幼器識凝邃不  
与凡兒微逐為嬉戲事稍長學成研窮律本分判音  
節悲憂愉快聚裝於琴晴朝月夕入境俱勝觴詠才  
適促絃鼓一再行嚴瀟清而晚蘭繁也學其學者其  
抑按琴操皆有指法可傳行簡善書蓄古名人墨迹

庶代金石刻甚富然為好事者持去亦無係吝性者  
酒客至傾壺倒榼盡醉益歡行簡少嘗以禮部令史  
從尚書哉公奉使安南還辟廣西帥府掾江淮行省  
又嘗署之正提舉司都日江陰權辦官皆以不屑意  
未移時棄去大寇長據優游湖山文酒間晚自稱夷  
門老父得年七十而終泰定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也其配字氏里中大姓女婦德母儀既順而恭卒後  
八年年若于子男二士元士謙也士元南臺察院書  
吏士謙湖東廉訪司書吏皆以儒貢孫男五孫女二  
似幼士元士謙將自抗舟載其二匱歸止冰南二家  
店之瑩以泰定四年其月其日就窆先事以狀請于  
東陽柳氏曰吾翁早從南北賢大夫士遊竊嘗有考

於藝文之事時非不偶而身不一試不肖孫行能之  
未著名譽之未立也即窆而無刻辭于隧其何以昭  
示來稟子幸哀而予之銘焉昔子與張君錫京師有  
誄令行簡以禮葬銘烏乎辭銘曰

道和德順溢於聲雅南一濫乘秋鳴徽以白云絃朱  
編五音二少濁變清杜氏於天若天成使如其音薦  
神明豈不為世躋隆平江湖遠夜占隕星鑒六絃絕  
秋風驚夷山萬里開佳城魂子歸來其水寧

元故太中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周公墓誌

銘并序

海道都漕運萬戶周公以元統元年十二月七日卒  
官明年四月十又七日自吳郡買舟載其匱北還還

用四月十三日墓所居鄉張寺里先塋之次其配汝南郡夫人王氏戒其子宗衰經泣拜請銘于漫任與公同朝及孝卿進士試上京公為雷守判官迄今西遊而公持濟即于美每見益歡辱與之遊蓋餘二十年銘林子誰宜為公諱仲字信父衛之汲縣人曾祖諱祚金應勇校尉少軍將官祖諱泉以公貴贈亞中大夫衛輝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父諱麟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公少警敏稍壯得推擇為山南淮西二道廉訪書吏貢補吏部令史由樞密院掾為中書左司掾考成擢兵部主事建德路總管府推官崇祥院都事工部主事中書省檢校官進工部員外郎稍遷上都雷

守司判官兼本路都總管府判官兼推官出為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揚州路總管改漕運萬戶應官皆不俟終更而惟建德推官未嘗上階自承務郎七遷而至太中大夫食正三品祿終其身公以文吏自奮於刀筆間挾通敏之資而達之於用應事制變它人首鼠不決公徐出片言裁其過甚而彌縫其缺失無不動合樞機揚州之改不隨不激人尤樂稱道之與人友恂福無華久而彌親故其死聞者盡傷得年七十元配王氏先卒封汝南郡夫人男宗後配王夫人出也女長適王某次適郭其次未行銘曰

學有才焉際可而仕不屈於時亦敏於試齋為通侯

可謂既貴未及縣車終於其位歸於先人之首之義  
陵谷有遷吾銘斯時

無為子碣銘

無為子少時遊方之內應物而不滯於物人謂其一  
代豪俊人也中歲去而遊方之外葆真而全其真形  
化而神不化雖列仙山澤之體要不是過何其異哉  
無為子姓張氏諱祥字洋甫居鄆之象山有  
別業在鄆城扁舟往來傲兀煙浪自視如鷁夷子皮  
然好結賓客重交遊有觴左右具拚既有子人無吝  
邑父嘗以戶門微罪當逮詣吏無為子奮前請繫曰  
父老願以身代雖萬罪不敢辭父藉以免奉覲能備  
孝養而身與妻子衣食糲而已象山中大瀛海陶

隱居司馬鍊師之遺跡往往而在無為子早從方士  
習聞道家長生久視之說心竊識之既壯出遊南粵  
北燕回薄萬里獨愛武當神明之奧巖巖峭森溪谷  
靚窈鍊形服氣莫此為宜歸對妻子常語及之而妻  
子固不信也一日大會親戚故舊曰吾當去隱武當  
矣親戚故舊爭勸心之狎應曰諾詰旦引刀截髮解  
故衣被布衲偪屨著行滕佩鉢囊掉臂出門徑去顧  
語其家子古初亦善事尔母教育諸弟亦無以我繫  
其心也行涉重江至武當山依止紫霄官師事其官  
主張真人願執弟子役真人亮其確誠啓之道要授  
職首衆無為子晝則服勞薪水間與衆同苦甘滋味  
取其至薄者夜則危坐一榻脇不至席如是三年忽

晨起別眾眾方悔之則既化矣泰定四年四月二十  
日也得年四十八化三日道眾瘞之於霄峰下訃至  
家家人服喪如禮占初重遠先志不敢迎其隕慟因  
不茹葷血必期至山中樹碣以表其歲乃絕海來吳  
泣拜請辭昔子客鄞識無為子眾之中知其健敏可  
託以事而不知其能離智絕俗究竟生死備特若芝  
豈出世間法也必世之勇者而後能決致之歟無為  
子始娶許氏子男四曰古初曰謙曰弘曰惠女三其  
二已歸其一夫銘曰  
生之謂寄而亡非其棄不亡者存是謂知仁之類無  
為而為以貽之來世

劉彥明墓誌銘并序

彥明諱德智字彥明姓劉氏世家于歙曾祖諱元佐  
祖諱儒望父諱震皆隱德不仕鄉里稱善人為初彥  
明之父以張為後於劉生彥明四歲卒而張氏父固  
在實為之經紀家事教育彥明至於成人張五十其  
一夫而其家素裕彥明尤大父所深愛將使還後夫  
者彥明泣對曰劉氏無子故以吾父後今既歿下劉  
氏明其為劉矣德智以一身繫劉氏之宗誠不敢重  
獲罪於吾父與劉氏也大父感其言而心彥明少知  
自厲於學好讀孫吳兵法有究釋老方伎之書嘗司  
是感疾也乃大悟求之四書浩有所得久而下筆為  
文覺其來源源纏纏遂得由庠序選為建德路儒學  
正會教授闕造攝其事守郡者諷使文致直學之罪



彥明不為動俟間慶為辨說考滿入教授銓翰林院  
方篇為其屬而彥明翻然歸美尋授未順等處軍民  
安撫司儒學教授未上中書刑部辟為其部令之官  
有齋怒於同列而將黜之彥明日無厭將及我夜業  
謝去於是都水監復羅而致之稍進壽福院掾壽福  
出納五臺諸寺錢糧其田入隸浙西數郡比歲浙西  
被水有司按實當檢放而院猶責償未已彥明適從  
其判官出行江南視其續歎曰官民糧已罷徵吾院  
田能獨無傷乎悉命稅之諸使怒其專擅而卒亦無  
能奪其議者嘉興有豪民誣占寺田三百畝左證其  
明而院所遣使速賂莫能決及彥明來請鬻路絕乃  
卒歸其田考成得將仕佐郎衢州路常山縣主簿滿

歲江西省有知其為者辟為掾新執政至杖一掾而  
掾實無罪彥明竟歸曰吾唯不能隨俗俯仰以至于  
是可再辱耶進將仕郎為平江路總管府知事平江  
劇部案積叢脞彥明處之以無倦取其犯名義者一  
二事稍釐正之不激於奇不致於隨暇則却騎入閭  
巷訪求耆舊聚茗縱談猶書生故態也閱再歲卒官  
下得年五十五天曆二年七月十四日也談者例嘗  
儒生為政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聖人之法制具於經  
儒能據經議法故達權而知變彼隨時重輕觀勢向  
背以竊取通人之名者豈所謂政哉彥明得於所學  
歷試內外階是以無失身敗名則亦未為無所見於  
世也彥明之配李氏姑女先卒子男二燁煜女二長

適徐梅次在室卜地得建德之淳安縣開化鄉駝馬  
原距家餘百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定先事其子煜  
具書世出壽年為狀永京兆杜原父乞子銘其言曰  
葬而不得銘猶無葬也子嘗識彥明京師知其為人  
而杜君又不輕於許子是可銘也彥明始字千里謂  
其取義之未廣也易以今字晚又稱知非子其詩文  
曰紫溪集鄉先生方公回為序而藏之于家家有仁  
本堂鄉相程公元鳳為大書揭之而陵陽羊公嘯記  
之彥明之祖程公暢也所謂仁本者彥明固服而行  
之美銘曰一祖數世其德之隆也

天不畀年歸于堂卦有德有言遺後者豐尚百千年  
安此幽宮

子思容墓誌銘

邠為姬姓之國後廼去邑而氏漢廷尉定國族望東  
海子孫或即居或稍徙支縣庶衍尚為威德之世朝  
列大夫益都般陽莒處田賦總管于君思容之先亦  
自東海徙文登譜足徵也初金季李全據山東以叛  
其弟二太尉略地至文登君之祖諱祥隱里中方坐  
塾教諸生兵暴入為所掠見其儀狀偉岸挾乃臨之  
偏与俱行至益都稍即問計則亂以他語答之若聞  
於事機者然當其濫殺亦強諫止之所全活甚多全  
受擒其妻揚舉衆歸

朝開行省山東因得署為其從事未久棄去娶臨朐蘇氏而家臨朐生君之父諱世傑讀書知學性高潔不與俗溷中年自放於酒聞宋平浩然南遊擊節自誓曰自晉失其制衣冠播遷中華禮樂萃于南土予將觀善於是而且以淵吾之子孫焉因徧家吳中三十年年七十四無疾卒是生思容思容諱欽少學於吳持其善力自進弗懈宿儒老生皆折節與交集賢大學士郭公貫浙省平章高公昉尤深知之方以才辟為淮西廉訪使者書吏未數月而國子助教之命下矣游擢山東廉訪司照磨在官三年再以國子助教起君會君服母喪除以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辟御史臺掾進御史臺照磨官拜南臺御史未行詹

事院奏為其院長史就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事又遷詹事院經歷中書左司員外郎御史臺都事太禧院奏除其屬壽福總管府同知中書省復以為兵部侍郎方出試田賦府到官未踰月卒官下得年五十五順四年七月十又八日卒之日也君器資宏遠而文法敏明官山東時屬歲大饑嘗行縣至濱棣濱棣傍海民尤艱窘君為之發廩勸分計口以哺之禁防周密民實受惠而免於死徙泰定初元茲黨未盡誅君為書數百言極陳違順從違之故請早正其罪所繫者皆顯臣要官聞者為之縮頰在左司參決機務在臺端振肅風紀等皆據經守律不務刻深而忌者往往因其銳進構為誣語以譏沮之其出為總

管世公藉是進秩之名而陰以抑退之耳雖不幸遂  
至大故然使人有不盡用之嗟則君未為無所見於  
時而死也昔君之父死吳中散其廬于其自曾祖妣  
祖妣及其母高氏六喪皆在淺土君解山東照磨持  
母喪時始卜地于益都城南十里墾城阜之原而序  
葬焉今吾之子將奉君祔其地次迺為書具其世出  
歷行治請其識諸其幽某嘗辱與君友其再為助  
教某實薦起之洎其補外而君始顯用未及十年已  
有幽明之間銘固不可以不之予也君之父以君貴  
贈至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內郡伯  
妣高氏周氏並封河內郡君而君周氏出也君娶金  
氏亦封河內郡君子男二曰潛曰溥女三其二已行

其一尚多君官京師嘗題其齋曰巖空而記之其所  
自得可知已銘曰  
學焉而仕行其所知我安必徐彼競於馳方其欲翕  
有或張之謂天匪私亦毀于隨貴而不年則將尤誰  
有子承家貽尔慶基不朽者存塚此銘詩

元故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

戶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新公

墓碑銘并序

自靳氏得姓而其事略見於楚漢之策書至近世升  
名宦牒始班班有人而楚產罔無聞焉何其土風之  
特異也武略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贈  
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新公世家河內其

父轉徙兵間行次真定之深州靜安縣縣人劉氏妻以息女遂依之以居生子男七長即公主辰歲河南北始伍民為軍而劉氏在籍中公以彌甥當行隸史都督麾下屯樊城攻襄陽渡漢沔實能以材勇自効阿木元帥見而奇之拔為帳前至元三年從破劉義受賞統鈔五十貫五年領衆脩白河因與萬戶燕只吉歹蕩平大洪山黃仙洞諸險隘計功班賞有差九年下樊襄公必先登拜被醲賞及破沙洋新城進陝省擢為管軍百戶十二年二月追敗宋殿帥孫庸日奪其所乘舟丞相伯顏忠武王壯之手取白金百兩寶刀一具以賜十一月常州城破錄其功真授管軍百戶階忠顯校尉十三年三月江南平丞相奏凱還

朝公從入覲例錫服衣鞍轡又賜統鈔五百貫丞相若曰靳其爵不酬功吾將有以厚之其署管軍千戶兼西峽渡提舉四月命下得佩銀符進階承信校尉時越閩山區海聚間民相挺為亂謀報交午行省每有調度必命公以全帥備左右拒若沙縣之廖平章漳州之陳吊眼建寧之黃華皆其講張祭點者也公出其伐叛招携之謀動必制勝其入建寧手刺渠師黃朝奉王板都而生獲其將陳統制獻之行省又降其大校黃參謀劉發陳士良等數十人省臣方飲至舉白金椀二推其勞烈就命撫安羅源寧德長溪諸縣為之署官置吏民得樂生興事如初至是朝命始用丞相之薦授公武略將軍鄧州翼管軍下

千戶重功次也廿一年復從忙古古右丞入朝右丞  
為言功狀上嘉賞不置賚以銀衣弓矢鞍轡且重錫  
金符就升管軍中千戶未上樞密院申定兵制復改  
下千戶九年公年六十四請于萬戶府曰昔吾早從  
征討行冒矢石身被瘡瘍壯強嚴虛羸老成痼鎮得  
放歸田里以終莫齒而令男檜繼職禦戎府上其事  
報下如章公即日駕輕車北歸倘伴雞豚社酒間甫  
閱四歲遂卒時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得壽若干葬某  
縣某原祔以其配某氏公軀幹頑碩力能挽強命中  
奮身戎行積勲受爵而尤為伯顏忠武王阿朮武宣  
王阿知平居輕財重義禮賢下士恂恂固儒者也初  
越閩之叛諸軍爭致生口公得男女老弱搃若干人

會甲秋家宴公厚飲食之且戒曰尔不幸麗於叛黨  
今首惡朕誅亦良民耳誠能自其所親來吾將悉縱  
遣尔已乃聞有來者因令自相保任散還鄉里明年  
及期所縱男女扶携來謝且大作齋祠祔以福報有  
陳生某嘗業儒亦在俘中公亟命之冠帶使教二子  
以學又為請諸當路官之庠校問世言武將出世標  
銳乘時致功業犯道家所忌而不知以仁勝不仁固  
若時雨之澤物而非以為物之厲也蓋觀于靳氏之  
世而可信矣公諱忠其父諱用則始家靜安者也初  
室張氏生檜忠顯校尉鄧州新軍萬戶府下千戶女  
適張某繼室余氏生汝舟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掄校官汝霖早世女適王克茂孫男二贊今嚴

四六  
為千戶鎮守黃蘄贊方從學孫女一適李某泰定初  
有  
詔推恩內外文武且工用其壽秩進榮考妣至于三  
世乃贈公武義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  
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張氏余氏並封靜安縣君汝  
舟強學敏用詳於議法亦為時所不吝是能大其門  
者比歲官枕其嘗与之遊焉碩謂某曰吾父起行伍  
有官勲而質直無華嗜善好義施及于我子孫尚竊  
祿食以不墜其宗使無文字鏡之遂石以昭德訓嗣  
其謂斯何敢再拜請辭某曰孝子仁父之志某其可  
重違之迺據其事狀序次如右又繫之銘銘曰  
在至元初元運勃興輯其武功四方次第大將小校

各揚其英發必有中敵來無勳若時雨降廢物憑生  
劉錫新氏探果從孫自拔行間以善戰名貫勇濟漢  
先登蹤荆計功受賞百金為輕雖長千夫寵祿未贏  
曰吾忠我惟所指令山豨海蜃汝于大刑首惡既殲  
庶孽為清夷凶獲醜載世承寧吾老有子頭服賤更  
庶幾畢景仰首皇明公今已矣墓相青青介子材良  
列官外廷爵以疇庸猶序而升紫綬金魚郵典宜膺  
漏泉之澤赫夫明靈本武經文沒有餘榮有子而令  
卒大其成聞左徵兵丁壯于行河朔之間塵無遺戰  
彼薦草 養慈冠纓公在師中惟其血誠老氏若曰  
累善如登尔子尔孫世篤忠貞文于冢石以鳴厥聲  
馬仲珍墓誌銘并序

睦州詩在唐中季志章協律方處士李建州在宋渡  
江後有高師魯滕元秀皆清峻簡遠各自名家仲珍  
嚴其芳華泐其膏潤問詩法於耆老成人盡得肯綮  
蓄意遺辭初猶稍尚葩澤晚更脫略過幅直窺微妙  
往往年有為卷而製名送序要有深意銘曰歲遷凡  
四十年泰溢之為銘贊詔京雜古賦文上有二卷亦各  
有名編蓋其學本之經驗之人事而槩發之於言故  
能致多如是然反而求之見其約不見其博嗚呼仲  
珍死矣詩當得傳如前數公無疑爵位功業孰久孰  
近何足計哉仲珍姓馬氏諱瑩其字仲珍世家建德  
縣之新亭鄉族故大山乾道淳熙間有與徽文公仕  
學相上下官至禮部尚書諱太同者於仲珍為七世

叔祖矣曾祖諱治鳳祖諱之友父諱維桂皆畜德不  
試身濮氏亦里中望宗仲珍少而穎發長益潛深精  
研經史刺連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謠俗方言朝  
披夕攬舉華臚英中雖醲郁而外實夷澹鄉鄰子弟  
來學徃教就其矩度莫不卓見端緒一時名人勝士  
景向聲求郵詩願交爭取力挽不祐科興議者品量  
人村咸謂仲珍有以自効而有司苟知仲珍亦咸望  
其出奇一勝以售其明始用春秋舉上不利後更用  
禮記亦不利人意仲珍怠矣才益厲氣賈勇為其文  
不少輟久之彙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荅疑及自問  
自荅策合若干篇題曰因天集而其志孤矣仲珍嘗  
效漢魏樂府辭唐柳柳州新體制



皇元鏡歌鼓吹曲十有二章將索之志京師莫鹿  
乙夜之覽而未及脫藁又嘗手選唐五百家詩五卷  
宗南渡諸家詩一卷別有講義讀書記各二卷歲十  
家其學橫騫捷出如車適御矢破的也仲珍娶翁氏  
生子男二曰鈞曰鉉孫男一仲珍病時始生命其名  
瀚仲珍生至元庚辰卒元統甲戌得年五十五閑居  
善自脩飾或佳客時至情景俱勝促觴命騎取琴鼓  
一并行自吹洞簫倚歌和之一毫不以貧窶累其心  
白署歸雲夢居士天趣自得可涯埃哉元統元年予  
客吳下臘將盡仲珍扁舟款門語夜參半請曰夫子  
知我文莫為有司為則有以振我度歲別離神色揚  
揚子才發之期其晚達是冬予東還次德則聞仲珍

十一月十五日以疾卒家先一日力疾語子鈞曰我  
死必求柳先生銘不得銘則無以葬鈞既卜藏城馮  
塢祖塋之次惟食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定迺具行  
治為狀衰徑踵吾廬泣拜道遺命請辭嗚呼予尚忍  
不銘吾友也即銘曰

孰昌其詩不倍于藝亦嗇其年而卒珍瘁得深行遠  
要以永世我銘斯什質之無媿  
元故奉政大夫俞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同  
事崔公墓碑銘并序

從仕郎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崔敏  
數千里貽書諭貫曰敏之大墓在神山自曾祖仕衛  
再世葬胙城胙城濱古河道河雖別流而漂砂擁礙

冒沒入廬舍冢墓勢如潮汐不可遏止比歲先人卒  
官湖南還卜兆域得大梁開封密縣里小邊村維食  
因奉遷二祖之靈而以先人序葬其次今十又七年  
矣遂間之石未有刻辭惟先人之友獨先生在先生  
嘗司誄于奉常其言信然德志行收具列宦世行  
治壽年卒葬終始為狀而以銘累先生貫應曰而父  
雅知子文銘予職也迺序而銘焉序曰崔氏出姜姓  
齊丁公伋之子食采於崔遂曰以氏世違宗滋僑居  
占從伐序莫詳金匱六間有諱世英者始自惠州神  
山縣以軍帥從戰北口踏難死弟諱德茂襲其職會  
天兵南下遂以全師効順得授左副元帥領所部鎮  
坤山後以城變遇害元帥之子諱義津史開府幕下

有善文法聲累遷輝州安撫使兼屯田提領即居胙  
城以葬者也湖南公諱良承字仲欽少靜密有為讀  
書知大義薄遊錢塘以材請自致江淮行者署為理  
問所令史進浙東宣慰司令史上官善其幹敏每出  
專征伐行斡財計必擇公以從公亦樂為之翰誠贊  
理考泐授將仕佐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尋辟  
江浙行省掾稍遷從仕郎素州路分宜縣丞未上辟  
官師府掾起受承事郎江浙省理問所知事時執政  
方病二浙鹽法之弊而莫究其窳卻迺出公循行諸  
場推見隱訛而因以時弛置之法既不煩賦亦易贏  
治辨而還衆益才之既代選補中書左曹掾明年擢  
戶部主事階承直郎勾校簿書綜覈出入勞績殊顯

又明年陞奉訓大夫中書左司都事遷奉議大夫宗  
正府左右司郎中御史臺復奏以為監察御史出按  
事山東未還選授奉政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  
訪司事在官七閱月分按衡全永寶慶武岡五路泣  
治精嚴訊獄詳允雖受劾被黜罰而人不以為苛道  
病還卒潭州治所至治元年六月十又六日也得年  
六十一娶王氏特封胙城縣君子一敏也嘗以國子  
生從貫學治經介然有立女二長適中順大夫漢陽  
知府兼管內勸農事盧恂次適承事郎太常禮儀院  
郊祀署丞續欽祖孫男四性學志學禮學嗣學孫女  
一未行葬以卒之明年春三月某甲子曾祖左副元  
帥府君祖安撫府君父諱慶河南河北等處絲銀人

匠提領始又從大梁為大梁人以公貴贈奉訓大夫  
禮部郎中飛騎尉胙城縣男母蕭夫人追封胙城縣  
君邊村之塋安撫居北之中禮部居左皆以其配祔  
公平居恂恂安言徐視未嘗以氣加人而其中所自  
信剛果亮直不為山撓故於吏治能執常御變機張  
鍵閉於情無不盡而於法無所損益五辟掾六遷官  
皆典章法令之攸司識其統體持其綱要於薄物細  
故豁如也方出節觀風奄至大故識者惜不盡用而  
為世道人才計者至今猶有憾焉公自戶部左司暨  
登六察與貫並居京師遊好最稔而知公制行之詳  
以能載之於銘亦莫宜於貫貫茲銘公是以無讓銘  
曰

繫齊庶姓有食于崔別氏承宗熾及雲來其德之厚  
若種而培維忠維孝則罔後當自公始奮名允甄而  
木則有松馬則有駉揚中踐外其立不回憲物容典  
式時討裁丞丞成又暨暨達財天固予之又軋而推  
其推曷以不至考名翼子貽孫既條既枚非承孰引  
非用無恢墻堡之虛變表崔嵬瑒此銘詩尚有徵哉

碑銘并序

諸姬之庶姓有以字為林氏者子孫世仕于魯之季  
氏而放為孔門弟子元和姓纂謂比干有子進之長  
林遂以繫氏夾淙通志辨其非矣自周而降歷千有  
餘年族散宗遷邈不可考而南粵東甌相繼特起以

科目宦學相高迨于季宋東甌尤盛雖同州黨然各  
自為譜緒系不明蓋非一日之積也東甌別譜有君  
於求嘉華蓋鄉黃石山下者自宋武經大夫知柳州  
軍州事諱濟孫始顯而公其嗣子擢景定壬戌丙科  
賜同進士出身調常州司戶參軍再調福州觀察推  
官未上廣西經畧安撫使辟為梧州軍事判官留佐  
幕府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用薦改京秩階宣  
教郎遷樞密院編修官以養親辭不拜方遭內艱而  
宋既改物遂得高蹈遠引全其不仕之節而著其歸  
潔之義天固厚幸之矣公諱壽字壽玉一字尉玉曾  
祖諱師心宋將仕郎祖諱武受業紫陽文公之門人  
服膺中庸尚絢之訓以碩儒望里中用特科入官滿

河池尉退而講學于家卒以柳州恩贈朝散郎父柳  
州治孫吳尉繚于司馬法登武舉進士弟由普州徙  
柳州其家始因之以大者也公初任常州州庾儲粟  
餘萬斛歲以將腐公白郡請新陳均給粟得不耗守  
服其能嘗受檄慮囚囚有具獄當其衆死者吏挹成  
案前請公占署公閱積疑未究一問得其誣服之情  
平反上之囚以不死又嘗攝宜興無錫二邑皆先教  
後禁治之以靜其最知公而薦之於朝者魏公克思  
趙公與植孫公嘉趙公與積常公樹陳公昉林公洽  
陳公懋欽也凡是數公皆名鄉賢大夫其所稱可非  
苟然者始孫公將持薦公公辭以資淺宜先元僚孫  
公義之立為啟奏而次亦遂及於公時公纔三十餘

耳使其老智慮於更嘗究歎為於充闡其至誼可量  
哉公自少抱負不碌碌要有所試於時中罹艱棘歛  
其鋒鏑益磨礪淬厲於孝以故卒就平實其居鄉處  
族嫻有惠利可以及人雖齒已弗顧也季弟繼諸葛  
氏無子死公割已產擇於其黨立後承宗奉內外族  
貧不能奉之喪無一毫係吝曰此吾孔氏家法也端  
居二十年寄情吟咏自誦蓋奉散入元貞丙申得年  
五十八以其春三月十日示微疾命奉扶起坐正冠  
襟而卒此豈無得者哉公娶諸葛氏先卒子男二長  
曰堅夫次曰堂女一適將仕郎曾怡老孫男二鈞錫  
曾孫男二淮浩自初喪黃膺于建牙鄉郭溪黃岡柳  
州墓下今卜得護吉將遷窆于膺符鄉信壘之原於

是堂為死州路儒李教授以其友鄉貢進士章仕堯  
所次事狀千里具書致幣請銘其窆而予友温台等  
死海運千戶趙君大納比宰永嘉常以事過公里下  
瞻喬木之陰歎八門之美談次每為予言之固已悉  
夫林氏之世矣尚何諛墓之嫌哉嗟乎薄社為墟而  
剖鼎致賂吾不為毅臣之連播而為毅士之裸將不  
為澤畔之憔悴而為遠游之娛戲公之素志蓋不然  
也然而所積者厚所養者深谷酌自潔而纁帛弗加  
因得以葆勝舍之潔之元亮之高沒餘二紀而子孫  
之數蕃益敏詩書之德此矣愈豐銘以昭德不鄙屬筆  
於予之烏乎辭銘曰  
顯名林宗世服于礼公纂其華緇之其美方序而外

胡遜於肥鳳縹緲退繫乎其時藝在之孰艱則致祔  
未耆而嗟何奪之遽歟歟百年壽苟无遺祭于社主  
過者垂涕膺符之鄉啓茲封域有銀銘章用訓無斁

元故戴孺人刘氏墓銘并序

里中戴暄景和之内子刘氏越諸暨人生二十一年  
婦暄歸三十八年相暄治生理家事舅姑字兒穉和  
宗黨甚得婦道以至元四年其歲戊寅秋七月二日  
卒家年五十九卒後三月卜葬金竹塢其日九月癸  
酉也刘氏諱錦父曰天麒母曰王子男二壺良元女  
一適趙仁本孫男三恭温安女一俱幼比歲良以父  
命來從之于治經今年春月泉書院任為直學試肅  
政府歸而母病聘醫致禱無所不至閱四月遂以不

起於是暄失良配哀不勝情將葬復遣良哀經款門  
乞辭鑽石乃為之辭曰  
婦則毋儀觀于而家方也而悼有底其嗟維以昭之  
銘則非夸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葬', '銘', '婦', '家', '悼', '嗟', '昭', '非', '夸']*

